

攻

媿

集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攻 媿 集

(五)

樓 鑰 撰

攻媿集卷十九

表牋

代謝宮觀表 以下三首·代史待制彌正·

賦祿眞祠。俯從私請。升班次對。更出鴻恩。是何極陋之蹤。得此殊常之渥。中謝伏念臣。臣。由庠校之諸生。叨承延賞。勉箕裘之餘習。偶玷世科。甘從州縣之勞。敢覬朝廷之選。惟睿主曲敦于舊學。故微臣誤簡于淵衷。自給札于中書。寢影纓于冊府。退量倖冒。祇務靖共。固嘗持節以言歸。旋即予環而就列。寸長尺短。第知自竭于愚衷。年除歲遷。何意遂塵于法從。代言西掖。進讀東宮。皆老父之故官。實儒生之希遇。力辭禁筦。改貳秩宗。威儀三千。茲豈養痾之地。春秋八十。不勝愛日之思。奏牘朝聞。俞音夕至。廩以祝釐之粟。寵之荷橐之聯。毫釐莫報于公家。頂踵悉由于聖造。甫還私室。已拜宸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政本用中。仁惟厚下。素矜樸拙。初無進取之心。重賜褒揚。庸示保全之意。父子感深而至泣。里閭圓視以爲榮。臣敢不增激懦衷。稍休弱質。循陔承志。庶幾棄官歸養之風。戀闕馳誠。尙勉移孝爲忠之節。

代謝皇太子牋

儲禁簡僚。久充員于中護。祠庭得請。仍寓職于西清。退省至愚。敢忘所自。中謝伏念某稟生甚弱。賦性尤

疎。一經徒守于家傳。累歲寢汙于朝蹟。獨惟老父。獲際聖君。乃眷潛藩。曾是甘盤之舊。遂容小子。亦陪綺季之游。自慚遲鈍之資。無補溫文之學。丐閒得寵。拜命知歸。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盛德在躬。勞謙禮士。兩宮侍膳。益勤愛日之誠。千里懷親。深察望雲之念。俾從私志。實荷隆寬。某敢不祇服訓詞。仰承色養。扶羸東下。遽收迹于鴈行。矯首西瞻。尙馳心于雞戟。

代謝皇太子宮講堂徹章轉官牋

儲闈進讀。嘗預英游。奏議終篇。遂遷爵秩。曾是優隆之渥。亦霑遠外之蹤。中謝伏念某學匪洽聞。身逢盛際。宸扆念甘盤之舊。俾鯁生獲綴于賓僚。經帷繙陸贄之書。命鶴禁亦爲之訓說。備見經綸之用。具存仁義之言。戒彼覆車。實爲可監。申其佔畢。顧有何勞。方茲去國以奉祠。乃以徹章而受賞。被恩有自。揣己知慚。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任重承祧。志勤好古。傳聖父誠明之學。自得之心。玩名臣論諫之文。如對其面。尙思記誦。使遂褒陞。某敢不拜手祇榮。銘心戴德。一物三善。固知裨贊之無功。九弊六條。更冀講明之不息。

代賀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壽聖明慈太上皇后上尊號表

以下六首。代溫州曾吏部逮。

熙事備成。惟聖人能饗帝。徽稱具舉。雖天子必有尊。懽動兩宮。化刑四海。中賀竊以太上立德。本無事于飾名。大美不言。願曷資于崇報。雖九載已都于顯號。而一人尙歉于宸衷。乃因泰時之精禋。併舉累朝之曠典。恭惟皇帝陛下。恩被動植。孝通神明。登大位之崇高。受上皇之付託。玉卮稱壽。視昔有光。寶冊奉親。

自我作古。謂天祖羣物。式昭時憲之明。謂道法自然。更著體元之正。兪音誕布。盛事一新。萬國得懽心。共仰仁天之大。百姓加德教。益知聖治之彰。臣出守偏州。恭承明詔。捧觴再拜。頓回鳳閣之春。稽首三呼。但想龍樓之曉。

代賀太上皇帝表

禮行于郊。咸慶緝儀之備。尊歸于父。聿嚴嫩稱之加。覆載兩間。歡呼四起。中賀竊以巍巍者至高之貌。用形容于博衍優游。蕩蕩乎民無能名。獨著見于聰明文思。仰堯仁之天大。邁湯德之日新。宜因百神受職之時。更益大德得名之懿。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怡神于淡。遊物之初。膺寶籙以興邦。授神器而與子。凡此知人安民之要。傳諸問安侍膳之間。黃屋非心。樂逍遙于特室。紫壇歲事。介福履于慈闈。雖秉謙尊。莫回忱請。光之大。大之謂聖。已陶萬國之歡。天法道。道法自然。益顯百王之冠。臣叨憑熊軾。莫筵鴈行。想漢殿之觴。寧免滯南之歎。効華封之祝。敢忘拱北之誠。

代賀太上皇后牋

備舉盛儀。誕揚懿號。凡資持載。罔不懽呼。中賀竊以迎長者三王之郊。既告虔于上帝。有名者萬物之母。爰歸美于慈親。益增地道之光。深副天心之願。恭惟尊號。太上皇后殿下。德高任姒。功邁娥嬖。力贊睿謀。親授重華之帝。尊同太極。式安長樂之居。受五日一朝之榮。備四海九州之養。爰因大祀。載舉徽音。箕疇謂視曰明。用顯進賢之志。老氏以慈爲寶。於昭生物之恩。合茲二者之稱。仰止一時之盛。臣分符有守。戀

闕無階。莫陪椒掖之趨。但劇葵心之向。

代謝立皇太子降赦表

儲禁宏開。宸綸誕布。法前星之瑞象。仰粲重暉。揚少海之餘波。沛爲膏澤。神人胥悅。宗社奠安。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道冠皇王。仁霑動植。端居南面。受光堯付託之隆。豫建東宮。綿有宋延洪之福。爰推恩霈。下及
黎民。罄萬國之歡心。屬一人之有慶。臣叨紆郡紱。阻賀闕庭。比屋歡呼。咸喜元良之正。微衷感勵。謹宣寬
大之書。

代謝御書戒百僚手詔石刻表

詔旨中頒。具孚羣聽。宸章申錫。下及侯邦。凡屬照臨。舉知感奮。中謝竊以官刑儆有位之士。成湯切戒于
三風。手書賜萬國之臣。光武尤嚴于一札。聿稽前代王者之盛。未如今日天語之溫。蓋九重雖備于躬行。
而百辟或達于德意。玩歲愒日。猶有謬悠。拱默之流。易慮洗心。尙乏砥勵激昂之氣。仰勞翰墨。下訪臣鄰。
一新琬琰之刊。傳甚置郵之速。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循名責實。任賢使能。形憂勤于宵旰之間。十年于此。
示好惡于用舍之際。四海胥然。爰申播告之修。更勸勵精之始。臣叨膺郡寄。肅奉訓辭。祇率乃僚。各共厥
職。欲令眞僞毋亂。敢爲欺謾之文。會聞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志。

代謝直祕閣表

濫膺郡寄。初無善狀之稱。寓直奎文。忽被寵光之渥。拊躬有覲。拜命增榮。中謝伏念臣學昧豕傳。才非時

用猥緣遭際。得効馳驅。衣以繡衣。雖謹惟良而折獄。置之粉省。未知何自以爲郎。退尋於越之居。俄假東嘉之守。四郊菜色。重丹辰之憂勤。一介萍蹤。荷玉音之臨遣。首問吏民之疾苦。備聞田里之歎愁。凡所奏陳。悉蒙垂應。移鄰邦之粟。不容遏糴之私。蠲下邑之租。又免追科之擾。罷民粗給。和氣隨生。雨暘以時。黍麥增稔。闔境方歌夫聖德。誤恩乃及于守臣。顧撫字之徒勞。媿清華之非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核孝宣之名實。總光武之權綱。民瘼是求。尤重專城之寄。璽書加勵。滋多循吏之賢。顧如微臣。亦霑醴賞。臣敢不仰銜鴻施。俯竭駑才。未讀五千卷之書。已冒登瀛之目。加撫十萬戶之衆。誓堅報國之心。

謝慶壽赦加恩表

代龔參政
茂良

慈皇介壽。幸陪前殿之儀。慶沛頒春。首被通侯之寵。循牆莫避。躋地自驚。中謝竊以堯年符巽位之期。舜孝極重華之盛。請福壽之祝。百僚咸預于駿奔。卜寬大之書。萬國宜霑夫錫賚。豈繄邇列。獨冒殊恩。況飢餓之文。嘗獲登于徽冊。以蹢躅之質。偶進攝于上公。固已不勝千載之榮。敢意更竊九重之眷。封疏故郡。地衍多畬。端章甫以立朝。安識周旋之中禮。分茅土而建社。自慙談笑以封侯。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義篤奉親。仁均厚下。廣宮闈之至樂。用以及人。錄臣子之微勞。遂先與邑。臣敢不誓殫素節。仰報鴻私。五日一朝。密扈天顏之睟穆。萬年億載。永瞻孝治之光華。

代仲兄謝嚴州到任表

負承棘寺。久婉空餐。假守桐廬。遽叨共理。初以還鄉而拜命。終然便道以之官。被寵過優。撫躬莫稱。中謝

竊以子陵舊隱。浙水奧區。昔爲太上之潛藩。今實行都之近輔。頻年旱潦。寢多凋瘵之民。累政推遷。宜擇循良之吏。如臣者稟生甚陋。懵學寡聞。猥承延賞之餘。甘老徒勞之役。偶平詔獄。入仕帝京。財貨暴如邱山。敢辭委吏。文書盈于几閣。第謹攸司。逮聯敕局之刪修。纔脫選途之塵冗。進參外府。曾何補于公家。移贊司刑。頗服勤于臬事。銜上恩而莫報。念色養之多違。因謁告以遄歸。以治民而自詭。仰蒙睿眷。徑畀左符。方少遂于家居。忽又承夫人之乏。蓋歎歲方勞于旰食。謂小臣曾對于清光。頒嚴旨以趣行。免內朝之臨遣。望龍顏于九陛。不勝戀闕之心。侍鶴髮之雙親。少展循陔之志。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萬宇。器使羣材。培植邦基。尤重牧人之任。茂隆孝治。俯推錫類之仁。雖久歷于王官。必加試以民事。有如臣輩。亦在選中。臣敢不恪奉教條。布宣德意。中外本一致。顧何有于重輕。忠孝無二心。誓益殫于報効。

謝南郊肆赦表

代溫州莫給事濟

秦時陳儀。聳百神而受職。端門肆眚。罄萬國以歸仁。覆載兩間。懽呼四起。中謝竊以聖人享上帝。旣竣事于圓邱。厚福浸黎元。爰疏恩于方夏。配天其澤。與物爲春。恭惟皇帝陛下。厯數在躬。聰明作后。治內以治外。期臻宴粢之隆。事天如事親。曲盡寅恭之至。粢盛豐潔。圭幣輝華。風馬來臨。已見高靈之墮。星雞載舉。喜聞鴻霈之頒。不俟終朝。遂霑四遠。臣迹居支郡。莫望清光。趨左右而奉章。徒想冠裳之盛。率將吏而拜詔。更欣囹圄之空。

北齊宋良爲清河太守。甚有善政。天保初。大赦。獄內蓬蒿俱滿。無囚可赦。惟率將吏拜詔而已。時溫州兩獄俱空。

代謝舉官不當降官表

守臣繆舉。莫蓋前愆。司敗議刑。尙從寬典。仰至仁之善貸。拜嚴旨以猶驚。中謝。伏念臣頃自作州。屢嘗薦士。雖昧知人之鑒。敢不盡心。偶緣入幕之賓。實能辦事。察之既至。譽者亦多。況聞奏牘之交馳。皆謂吏材之足取。逮升劇縣。頗著能聲。雀角鼠牙。乃寢招夫仇怨。瓜田李下。曾不謹于嫌疑。嘖有煩言。自貽伊戚。在昔親民之始。嘗陳同罪之章。歷時雖多。逃責無所。與潔而不保其往。祇佩訓詞之溫。取人而失之以言。深犯聖門之戒。僅行鑄削。仰賴保全。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馭下惟公。待臣以恕。謂引其類以俱進。任則甚專。若簡乃僚而弗虔。咎將誰執。臣敢不深思創艾。益謹品題。應物未明。當起懲羹吹蠶之念。求賢圖報。敢萌因噎廢食之心。

代謝知瓊州表

一札十行。俾遠憑于熊軾。四州百洞。幸利涉于鯨波。首及治封。具宣德意。中謝。伏念臣奮身疎迷。賦性愚蒙。蚤叨世賞之延。屢困宦途之滯。字民淮甸。慙非製錦之工。式政衡陽。有玷題輿之選。頃分陋郡。未及期年。資淺望輕。易致人言之噂沓。地偏財匱。不堪歲計之支吾。已甘置散之科。安有復然之望。豈圖校拭。更任蕃宣。眷古珠崖。實今瓊筦。邈在萬里之外。顯居一海之中。漢晉廢置之不齊。隋唐分合之靡定。久服本朝之聲教。遂同內地之流風。惟黎母錯居。當謹邊防之慮。而賈胡遙集。實爲舶政之源。自揆庸虛。難勝寄委。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思濟衆。德務包荒。緬懷卉服之人。遴選竹符之守。知臣嘗更于遠外。或可承流。謂臣備歷夫險艱。庶幾使過。臣敢不仰銜恩紀。謹布邦條。幸依兩伏波之神。毋憚三合溜之險。仕方行志。

敢爲乘桴浮海之言。忠不忘君。徒詠登樓望京之句。誓殫駑力。用答鴻私。

代賀太上皇帝慶壽表

啓七十之慶。將傳萬歲之玉卮。率三千之臣。先上兩宮之寶冊。美備形容之至。光增授受之初。孝治愈隆。生民未有。中賀竊以子有天下而尊爲父。方當祝耆艾之辰。德爲聖人而得其名。詎可襲尋常之號。一紀再加。夫縟典九重。尙慊于淵衷。茲講未央之儀。爰採康衢之頌。榮歸慈宸。燕及中闈。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道大難窮。功成不有。聰明遜位。於昭與子之公。逸樂延年。自得從心之適。曰仁曰德。無能名焉。乃武乃文。紀其盛者。尊號太上皇后殿下。久參太極。密贊重離。天下濟而地上行。允謂相成之道。堯南鄉而舜北面。實同稀有之期。皇帝陛下。愛篤嚴君。親傳家法。謂壽富之福。惟彝倫之所先。而父母之年。在常人而猶喜。況承社稷之託。獲見春秋之高。不有極尊之稱。曷爲甚盛之慶。優游博衍。雖問之朝野而不知。揚厲鋪張。要編之詩書而無媿。禮文照古。雲物致祥。歡均軒陛之間。化浹華夷之外。臣預瞻鸞輅。入覲龍樓。嵩岳傳呼。誠四海九州之至樂。赭袍端拜。願十年一慶于脩齡。

代新進士謝賜花表

柳染青袍。叨預天官之燕。花裁絳綵。更分禁籞之春。敢望微生。遽承華寵。中謝伏念臣等。性根浮弱。學植荒疎。吐天葩之奇篇。初無詞采。啓瓊林之茂典。咸戴恩榮。謝槐市之舊遊。尋杏園之故事。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霑行葦。材育菁莪。萬國春陽。顧豈遺于寒谷。九天雨露。遂均及于羣英。臣等敢不種學績文。去華

務實。芝蘭馥烈。但堅自潔之心。桃李芬芳。共樂不言之化。

代趙侍郎粹中遺表

負罪屏居。方還舊物。臥痾垂絕。將謝明時。顧屬續以甚危。猶戀軒而不忍。孤忠未泯。衰涕徒傾。中謝。伏念臣起自諸生。粗傳末學。弟兄射策。偶登俊造之科。州縣服勞。安有功名之望。奉聖旨欲收于羣策。謂故家或有夫遺才。嘗因輪對之初。悞辱褒褻之寵。神會氣合。不自知遇主之因。年除歲遷。俄寢上從臣之列。二史屢書于言動。三銓深昵于奸欺。承攝瑣闥。亦知效古人批敕之節。建明謀議。欲以奉列聖在天之靈。雖自詭以治民。詎敢忘于報國。迨池陽之奏課。就茗水以交符。投檄得閒。歸處四明之舊隱。騰章褫職。誦言一卒之幽冤。固知不辨而自明。卒荷容光之必照。矜其久困。賜以更生。通禁路之班。許尋故步。繼廩人之粟。俾盡餘年。未酬骨肉之恩。俄屬負薪之疾。水浮膚而成痼。藥苦口而勿靈。殘息僅存。大期已迫。媿論思之無補。尙攀戀而有言。伏望皇帝陛下。寅奉慈闈。益隆寶祚。以寬仁壽天下之脉。以清靜養主躬之和尊。藝祖肇造之功。早正東向之位。念神州沈淪之久。無忘北伐之圖。臣易簣何爲。蓋棺遂已。生無可戀。敢言滯太史于周南。死或有知。尙可抗杜回于輔氏。

代陳閣學居仁遺表

承命造朝。旋抱負薪之疾。奉祠還舍。遽興易簣之言。忍死有陳。報恩無所。戀明時而何及。灑哀涕以空悲。中謝。伏念臣生也無奇。幼而孤立。自世賞而策進士。奉大對于高皇之廷。繇冗僚而登皇官。受異知于孝

宗之聖。晉游學省。出試州麾。收寘郎曹。殆遍更于宰掾。擢居柱史。遂徑躡于詞垣。陟彼岷以纏哀。予之琴而終制。誤蒙慈展。屢畀左符。際真主之膺期。升大邦而分閫。每經煩使。實堅徇國之心。縱有微勞。皆是守藩之職。敢意凝旒之眷。忽叨召節之頒。雲氣在前。不許三山之到。君門甚邇。翻成萬里之遙。撫薄命以自傷。懷孤忠而莫吐。卒困陰陽之寇。竟違咫尺之顏。游貢忱誠。僭于淵聽。念甘泉從臣之已老。況正元朝士之無多。祝釐之請。則卻而後從。寓直之寵。則辭而不獲。仰戴天地生成之造。得爲山林休養之謀。然而精爽欲離。形容盡變。抵家而迹未定。過信而病益增。身方臥于漳濱。魂已遊于岱嶽。龍光深厚。愧未補于秋毫。駒隙易馳。將溘先于朝露。少留殘景。冒進危衷。恭願皇帝陛下。寅紹皇圖。聿新孝治。躬憂勤以致中興之業。進英俊以鞏太平之基。內修外攘。坐復祖宗之舊。東漸西被。聿觀聲教之行。臣假息幾何。蓋棺遂已。塵勞五紀。悵莫賦夫歸田。冥漠九原。顧敢忘于結草。

攻媿集卷二十

奏議

論實用空言

任敕令所屬
定官輪對

臣聞善爲天下者。貴實用。不貴空言。然名爲空言而行可底績者。乃所以爲實用。號爲實用而行之不實者。適足以爲空言。此不可不察也。陛下卽位以來。大開言路。收攬人才。慨然念治效之未及。鄙無用之空言。而務求其切于實用者。此誠得孝宣總覈之意。而言者不思。曾爲實用之說。累年以來。言者甚衆。往往已陳而厭聞。于是旁搜曲取。毛舉以應故事。民力方匱。而言利不已。法令已煩。而變更日增。凡此皆號爲實用者。言之則真。若可聽。行之則不見所益。從而委以施行。課其成效。則且多其圖冊。列數以美觀覽。然則所謂實用者。果非空言乎。孟子陳堯舜之道。以爲齊人莫如我敬王。陸贄論諫于搶攘日不暇給之時。未嘗不本于仁義。堂堂本朝。陛下聰明英睿。隆寬盡下。而進言之士。不聞引今據古。訐謗遠猷。徒藉細故。以爲實用。而售其迎合之術。臣竊惑之。唐太宗求治之初。魏徵仁義之說。自今觀之。是爲空言。封德彝法律之說。自今觀之。是爲實用。然太宗斷然行魏徵之言。而成貞觀之治。外戶不閉。行糧不齎。斗米三錢。幾致刑措。蠻夷君長。帶刀宿衛。且曰。惜不令德彝見之。然則孰爲實用。孰爲空言也。臣誠不佞。瞻望清光之

初誠不忍自棄所學。摺撫細故。以幸于施用。且深懼六經致治之成法。寢爲空言。是以冒天威而進其說。惟陛下赦之。

論災異

臣聞魏相之事宣帝。多以異文爲言。李沆之相眞宗。每奏不美之事。皆忠臣所以事君。而良史所以垂教也。蓋人主居富貴之極。操生殺之柄。諂士日進。佞說而直者亦難盡言。祥瑞之出。則潤色而張大其辭。災異之見。則掩覆而變易其占。此二臣之所憂。而明主之所察也。陛下之畏天。可謂至矣。四方水旱盜賊之事。無有不知。知之未嘗不深圖而力行之。天之仁愛陛下。亦可謂至矣。不以休祥爲太平之應。而時出災異以示警戒之端。夫天人之間。相去不遠。太戊稱宗。實由拱桑之祥。宣王復古。厥有雲漢之詩。罪己而興。諒非虛語。遇災而懼。適爲盛德。臣愚欲望陛下深求其故。俯詢愚言。寬民力。錄囚徒。凡可以應天者。務求其實。則治道日舉。聖德日新。上答天心。下遂人欲。今日之異。後日之福也。臣之論奏。動涉迂緩。而愛君之心。不勝惓惓。惟陛下裁幸。

論二廣賞典

臣竊惟賞典之設。以勸助勞。輕重均一。則人心厭服。抑揚失當。則不能無辭。立法之際。不可不謹也。廣南東路西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到任。許奏補子孫。或期親一名。蓋以其遠入烟瘴之地。人或憚行。故以此勸之。頃因言者謂廣西漕憲置司靜江。到任不許奏補。任滿止轉一官。然廣東漕司在惠州。憲司在韶州。

與靜江風土不甚相遠。廣西以言者所論而減賞。廣東以論者不及而仍舊。數年以來。未之改定。夫廣南兩路皆有瘴鄉。監司巡歷其間。豈應以易地而鐫賞。若舊法爲是。則廣西不應獨減。以其太濫。則廣東不應獨得。比年臣僚以敕令所見行修法。難以著爲定令。嘗有申請。得旨令給舍看詳。因循至今。未有明文。欲望睿旨檢舉。淳熙元年臣僚所奏。令給舍疾速定議。或予或奪。著爲成法。則事出于一。無不平之議矣。

論玉牒聖語

臣聞堯言布天下。非若後世詔誥之言也。蓋其都兪吁咈。出于心而應于口。行于身而形于言。是所謂有德必有言者也。陛下臨御以來。言之聞于外者。天下誦而歌舞之。臣前載幸獲一望清光。天語之發。震服不暇。獨念親逢堯帝之聖。而寒遠小臣。無由時聞玉音。旣而蒙恩兼職玉牒。始盡見記注所載。仰而歎曰。陛下之言。隨事而應。是皆出于心。行于身。察見治亂成敗之機。質之六經而暗合。攷諸三王而不謬。備在編簡。不一而足。臣不能悉舉以進。敢取其大者而鋪張之。陛下嘗語臣下曰。聲色之事。未嘗略以經意。至于寶貨珠玉。侈麗奇異之物。心所不好。亦未嘗蓄之。讀通鑑至楊阜見人主之非。則勃然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陛下曰。人君聽言。不可以人臣漏泄爲罪。縱使漏泄。適足以彰君之美。因舉陸贄之言曰。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又讀至黃皓事。陛下曰。人主于近習。不可不遠。昔仇士良教其徒固寵之術。可以見矣。又讀至馮紆沮張華事。陛下曰。小人之讒君子。其浸潤膚受。委曲如此。使人主墮其術中而不知。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有旨令入內侍省。權免進子。陛下曰。祖宗以來。止許人進一子。

此曹人多則黨盛。今人數不少。若平居無事。猶可。漢唐之事是已。隆興元年九月。有旨已降親札。付張浚。王彥應兵將官。有奏報文字。及有陳乞。並宜付通進司投入。毋得依託左右近侍以進。凡此六條。皆人主之要道。當今之急務。愛君憂國之士。欲言而不敢。且累千百言。而不能得其要者。陛下于從容問答之間。形之于言。可以大書于方策。可以爲法于後世。猗歟盛哉。故斥聲色異物之奉。容人臣諫諍之直。遠近習察小人。減內侍之進子。禁兵官之依託。皆陛下躬行之實。心術之妙。宜其不假潤色。而發于外者。如此其巍巍也。臣昧死不勝惓惓。惟望陛下持之以誠。守之以久。日行其道。日新其德。當如周之文武。終得逸樂之福。毋使唐之魏徵。謂不及于貞觀之初。則天下之幸。社稷無疆之慶也。

論土木之費

臣仰惟陛下恭儉惟德。敦朴爲先。宮室苑囿。未嘗興作。禁御遊觀之地。至有弗葺者。自非殿宇之繕修。學校之崇飾。府庫之闢。官寺之徙。不肯輕用民力。蓋聖意深知土木之功。實爲官私之蠹。故節費省事。以垂後則。然臣竊見比年以來。工役相繼。亦間有不急。而可以緩爲之者。土役之勞擾。非一蓄材植者。有強買之懼。事未作者。有苛役之擾。廣道路。則列肆有毀撤之驚。撤基址。則連甍失已成之業。如此等事。未易悉數。或曰。是役于游手。而不妨田里之農事。是出于贏貲。而不闕有司之經費。物皆給以市直。而無科斂之擾。勞皆予以賞典。而有勸功之心。是皆不究夫利害之實者也。游手之役。不費于財乎。贏貲之用。不出于民乎。給以市直。徒有其名。予以賞典。不及于下。命令之出。誰敢不承。要不若前數年之無事于此也。故嘗

謂人君之善儉者。當如漢之文帝。而善于用言者。當如我朝之太宗。夫以漢室之富。百金之費。宜不足惜。而文帝以吾之百金。計民之常產。一臺之費。可資十家。遂終罷之。每事如此。安得妄用。此所以爲善儉也。以王府之貴。營一假山。亦不爲奢。而姚坦之言。深切似過。太宗時已爲之一聞。坦言。歎其傷民。亟命毀去。言非親聞。感悟如響。此所以爲善用言也。以今觀之。民貧益甚。下戶之產。不直一金。田野之夫。終歲勤動。而不免飢寒。閭閻之人。以數百錢爲資生之策。一役之興。費以千萬計者。不知可爲幾家之產。州縣之間。一金一粟之不輸。則鞭笞立至。追科之日。械繫滿前。號呼塞耳。錙銖積之。以充府庫。一役之興。費以千萬計者。不知出千幾人之輸。然則文帝之言爲有旨。姚坦之言爲甚切。太宗皇帝之德。卓乎其不可及也。以陛下之恭儉敦朴。而臣猶敢以此爲言者。誠以今日事力。尤非文帝太宗之時之比。則愛惜浮費。當又過之。臣愚欲望睿慈。念財用之至艱。罷土木之不急。遠追文帝之美。近法太宗之聖。更復深軫姚坦之言。則節省之益。非止一端。恭儉之盛。冠乎百王。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富庶之源。當在于此。臣狂愚妄論。惟陛下赦之。

論六曹法司

臣仰惟陛下垂意章程。務極平允。爰念吏部七司。所關者大。修書之日。詳加裁擇。書成之後。又爲總類。名目雖分。條貫歸一。誠以法守之地。不可有毫釐之差也。臣竊惟修法之事。固已周密。用法之吏。尙有可言。蓋七司之法。頒之四方。而用在吏部。長貳郎官。年除歲遷。難以必其通習。吏人各自行案。又未必盡知源

流。則是用法之責。全在法司。夫文法之習。至以名家。要須明練條章。旁通倫類。習之有素。以爲術業。然後可以審處是非。議定輕重。竊見紹興元年。臣僚申請七司各有掌法案。止係收掌文書。卽不共檢條法。乞將掌法案改爲檢法案。內手分。並於本部人吏內。選差諳曉條法之人。如本部無可選差。許踏逐指差。使掌本選之法。事有不能決者。聽委法司鋪敘條格。然後長貳據法與奪。此誠用法之要也。屬緣節次降旨裁減吏額。往往將外差法司。充其減罷之數目。今雖有法司去處。亦不抽差諳曉文法之人。止是就本部遷補。旣非素習。又復遷徙。案分不常其守。安得明習貫穿。以資關決。修之甚勤。而用之不求其要。誠恐有所未盡也。臣愚欲望睿旨。明詔攸司。詳攷紹興元年指揮。專置法司。厚其廩給。而嚴其罪罰。久其歲月。而優其遷補。使事有所任。責有所歸。庶幾有以仰稱陛下立法之至意。如蒙聖慈採擇。以爲可行。六部亦乞盡依吏部處分。或恐重于多置吏額。莫若隨其事之劇易。吏、戶、刑三部。則各置二名。禮、兵、工三部。則各置一名。並擇曉法之吏。使之專意于此。長貳郎官。提綱于上。法司守職于下。則六部之事。皆得其平矣。

論治道

任宗正寺主簿日上

臣聞人主之德。與臣下不同。臣下苟有寸長。皆可以自見。上之人捨所短而取所長。則無不可以用者。人主天縱多能。下視臣庶。是必備道全美。百行衆善。無一毫之歉。長慮卻顧。萬幾庶務。無一事之失。然後足以御四海而圖治功。由漢以來。人主銳意修政。率不過數年而怠。陛下以睿哲之資。臨御二十年。而憂勤兢畏。踰于初載。臣下不足以望清光。尙何俟于微臣之言。獨惟人臣之事君。非必皆好爲諛悅。蓋其心每

期君子于善。一有盛德謨訓。將順歸美。惟恐不盡。以期人主爲善之心。間有不及。則敢言者寡。故天下之事。惟見其全之盡之也。人之一身。見有無受病之處。天下之大。見有無蠹弊之原。善養病者。不以無病而廢調攝。善爲國者。不以無事而緩戒懼。然後爲得也。漢唐賢君。非無可傳之烈。如高祖之好謀能斷。文帝之以德化民。武帝之雄材大略。宣帝之信賞必罰。光武之身濟大業。明帝之幽枉必達。唐太宗之除亂致治。明皇之勵精庶政。憲宗之剛明果斷。有一于此。誠足以建功立事。措天下于小康。然而必有以議其後。而民亦有受其弊者。正以如前所陳。見其所長。不見其不及。而不能以自勉也。是以堯舜之盛。曰儆戒無虞。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湯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興與。故儆戒兢兢業業。在堯舜爲不必慮。所謂六事者。又皆湯之所無。而聖帝明王。舉其不必慮與其所無者。日以自勉。蓋不惟未嘗一日忘天下。亦惟恐吾身毫髮之不盡。此漢唐之君。所以不能進也。方今邊陲雖靖。而夷狄未賓。紀綱雖舉。而萬目尙疎。敦勵士氣。而廉恥不振。撙節國用。而公私俱匱。比歲豐登。民力且困。重以歲旱。尤難支吾。陛下日昃視朝。廣求民瘼。無所不用其至。臣誠不佞。竊希古人責難于君。恥不及堯舜之意。欲望陛下遠稽古昔。俯鑒近代。凡其可取者。必思兼備于今日。凡其可戒者。日思所以去之。如湯之六事。皆今之所無。亦從而深求其端倪。則聖德日日新。又日新。上益有以當天心。下益有以澤民物。以是而求所欲爲者。無不濟矣。臣不勝惓惓愛君之心。進芻蕘之言。惟陛下下擇焉。

論責成

臣仰惟陛下臨政願治垂二十年。孳孳萬幾。興利除害。誠不爲少。臣愚無知。竊有進焉。凡天下之事。君相講求于上。士夫獻納于下。大綱小紀。略已周徧。而事之已議。議之已行。未底于成。而遂止者。尙多有之。臣嘗攷求其故。蓋朝廷議之既熟。成命一頒。則謂事已施行。下之人奉承約束。文移行遣。紛紜良久。則以具文告于上。方其播告之初。天下皆謂其必行。書之記注。亦曰某日行某事。其實事未及竟而止矣。此所以事緒徒繁。奉行者無所適從。良法美意。日講于前。而澤不得下究。事不見成績。故迄今算計。見效未能甚。稱陛下大有爲之志也。事有大小。小者可以立辦。一出睿旨。隨卽罷行。若事涉大體。所以爲國家深長之訓者。是非磨以歲月。不見其成。且如屯田爲富國之本。水利爲農事之要。陛下最所留意。施行不一。然至今不見成效。行之太遽者。或至擾而無益。行之太緩者。或至寢而不報。豈天下之事。終不可爲也。臣愚欲望陛下遇事之欲行者。俾大臣詳加審訂。若度其行之終無益。或利賴微末。而不足行者。悉從簡省。若其必可行而稍費歲月者。朝廷置籍。記其事端。及施行之日。月約事之大小。爲久近之期。以時舉催。不辦不已。如此。則事之欲爲者。皆有端緒。陛下聽納之勤。圖回之妙。日底于成。而後治效可觀矣。

論宗室右選嶽廟

臣竊惟國家忠厚之德。冠絕前古。親睦九族。無所不用其至。是以慶源蕃衍。人才輩出。皇朝盛事。尤非歷代之所可及。近歲以來。修謹好學者日衆。士夫敬仰之不暇。此皆陛下聖德感化之所致也。然由進士任子爲左選者。堂除銓選。各有成法。無官人有孤遺。請給亦足以活其家。惟是官右選者。人數極多。往往遠

外無援。鮮能自拔于稠人中。以求用于時。添差又有限員。不可多得。惟恃嶽廟以餬其口。州縣又以窘匱之故。俸給不能一一如期。所在多有無告之人。歷歲寢久。員多缺少。已不免待次之窘。近降指揮。頓減員額。大約四分中幾減去其二三。凡宗室之賴嶽廟以爲生者。待次遂至四年。狼狽立見。誠可矜憫。如此。則有官者還不若無官人。孤遺請給之優。陛下富有四海。寧肯于天族較此毫末。但以宗室不敢自言。故此情無由上達。況夫禮義生于富足。一有失所。則流蕩爲惡。如水就下。犯法者必衆。尤非所以愛之也。臣愚欲望聖慈。深軫磐石之宗。盡復嶽廟員闕。庶得天族各遂仰事俯育之計。以助成信厚之風。不勝幸甚。倘或聖意猶以爲冗。則乞明降指揮。于前所減數內。復三之二。或且復一半之數。亦可少寬目下艱窘之狀。不爲小補。

論浙江渡船

臣竊惟江水之險。無如錢塘。不惟水面闊遠。風濤可畏。加以沙漲無定。日有改易。大駕駐蹕。往來尤衆。紹興初年。渡舟屢有覆溺。蓋舟人貪利。稠載以行。弭懼中流。恣以乞取。忽遇風濤。舉舟覆沒。操舟者獨以善泅獲免。是時留守司轉運使措置官造巨艦。舟之受人。各有定數。立旗賣牌。各有色別。以賣牌之入。爲篙梢及補苴之費。自此往來安便。所利甚溥。成規具在。可舉而行。中間一再修葺。近復廢壞。不惟渡舟罅漏。成規亦不復遵守。人畜雜糅。私渡競進。近者連日有覆溺之害。都人駭愕。行道傷歎。臣愚欲望聖慈。行下兩浙轉運司。修造官舟。務極堅壯。悉舉元立約束。以濟病涉之人。在官司爲力甚易。而人之受實惠者。不

知其幾。惟朝廷亟圖之。

論道學朋黨

任宗正丞日上

臣聞天下之大患。每起于細微。明者察之。昧者忽焉。不惟忽之。復以察之爲過。迨其旣成。又已無及。此天下之患。所以相尋而巳也。後漢黨錮。始于甘陵南北二部之謠。唐之朋黨。始于李宗閔賢良之對。本朝元祐黨籍。始于二三士夫不得志之徒。事之初生。若不足憂。橫流不止。害不可言。今日朝廷清明。豈復有此。然初見端倪。不得不慮。是敢先事而言。寧犯狂僭之誅。不忍自爲緘默。惟陛下察之。夫道者天下之所常行。學者士君子之所當務。秦漢而下。斯道不明。誦說相夸。去本彌遠。國家累聖傳授。敦尙斯文。教風聿興。名儒間出。講明經術。究極精微。然後語道者不涉于異端。爲學者不至于無用。恭惟陛下天縱聖性。帝學高妙。體斯道于己。安而行之。賞不輕予。刑不遽施。寬猛相濟。無有駭政。執中之傳也。喜怒不私。嗜好不聞。隆寬盡下有言。必從克己之仁也。雖離在宮。臨朝尊嚴。清閒之燕。不見惰容。謹獨之戒也。清心省事。湛然凝靜。物來斯應。無所適莫。正心誠意之學也。凡前儒講貫發明之大端。惟是數者。而陛下兼而有之。臣愚何足以測識。然青天白日。孰不知仰。而士大夫之議論。則有可疑者。臣竊惑焉。比年以來。曰執中。曰克己。曰謹獨。曰正心誠意。往往有所諱而不敢言。人主躬行此道于上。而士大夫反諱言于下。試攷之十數年間。章奏無慮千萬。未聞以一語及此。而又相戒以毋言。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以爲齊人莫如我敬王者。而聖世乃有此風。何耶。故凡士之端謹好修。談論經禮者。一

切指之以爲道學。小則譏笑。大則折辱。又甚則疾之如仇。士之遭此者。其間蓋亦有以自取。然而俱爲士夫。由學以進。所謂同是堯舜。同非桀紂。而何相疾之甚也。臣嘗讀大雅之詩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詩人之意。蓋曰。厲階之梗。由夫好競者之爲之也。使士大夫操心無競。則何自而至此耶。臣嘗求之牛李之事。雖曰李黨多君子。牛黨多小人。然德裕一聞御史大夫之除。則流涕寄謝。至其不然。則遂爲仇敵。嗚呼。非競而生厲階者乎。元祐紹聖之事。又可知矣。故嘗以爲近習之排士夫。非衰季之世。無此。若士夫之自相排。雖盛時亦不能無之。漢之黨錮。權在宦官。乘主之昏而肆爲之。無足怪者。若唐之朋黨。元祐之黨籍。則士夫自相傾軋。使人主莫知適從。爲害尤甚。蓋惟人主能用中。然後可以消弭于未然。而使天下不至于甚弊。惟士大夫能無競。然後可以衆賢和于朝。而使國家不生于厲階。今陛下執其兩端而用其中。自不應過慮。而察士大夫之間。未能無競。向者猶止以虛言相譏訶。而近者頗有其迹矣。臣愚欲望睿慈。明詔中外。咸推無競之心。勿徇一偏之見。精白一義。以承明主之休德。臣前所過慮。自可以消弭于冥冥之中。臣不勝拳拳。惟陛下裁幸。

論明政刑

臣聞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孔子以政刑爲緩。而孟子以政刑爲先。人或疑之。蓋一道也。孔子非以政刑爲可廢。孟子非以德禮爲可忘。蓋政刑不修。無以爲國。及其既立。化乃可行。仰惟陛下臨政願治。二十餘年。而憂勤不怠。圖

治日切。今者中外少事。朝廷清明。年穀既登。流莠麤息。外則邊鄙之不聳。內則盜賊之不興。既非賢哲馳驚之秋。可謂國家閒暇之日。而又延登宰輔。共圖事功。當此之時。若復玩歲愒日。文恬武熙。視國之蠹弊爲當然。而民之疾苦爲細事。置而不講。趨了目前。使一旦有水旱盜賊邊方之警。則必事出倉猝。無復優暇。今日光陰豈不可惜。仰惟國家累聖相傳。仁宗皇帝。太上皇帝。在位最久。仁宗開天章閣。命名臣條上當世急務。乃在慶厯三年。太上逐權臣之黨。更化善治。乃在紹興二十五年。皆是在位二十餘年之後。非若前代人主。始勤終怠之比。是以士氣振作。朝綱不隳。嘉靖有邦。此實我宋之家法也。陛下垂意政刑。何事不舉。臣愚過慮。猶竊有言。刑政二端。所該甚廣。無問內外。皆在其中。今日冗官之員最多。而乏周用之才。養兵之費最重。而少精銳之卒。游手倍于農人。而趨末者日衆。歸明坐困州縣。而冒詐者日繁。問食貨則國用既虛。又非藏于天下。問力役則貧弱日困。不能安于田里。加賦之害。莫甚于和買。而紹興近輔之地。斯民無聊。未知所以寬恤之術。取民無制。莫甚于權酤。而行都首善之地。設法尤盛。日求所以張大之方。水旱雖曰稍息。而蝗蝻遺種尙多。安得不爲來歲之慮。盜賊雖曰不作。而民間愁歎尙衆。安得不思豫備之宜。此皆政之大端也。如此等事。未易悉數。未問外攘之說。先求內治之謨。如以爲小康。則眞若無事。試加思慮。不勝私憂。用刑之道。在今日實爲公平。人主無喜怒之私。朝廷無風旨之聞。一付有司。動循三尺。然而四方冤獄。尙多有之。若無辜陷罪。固當痛懲。詭法惠奸。亦非令典。祖宗非不隨事寬宥。然當是時。法家者流。皆是西北強毅之士。堅執成法。或至少恩。故每使儒臣治獄。讞議其間。有司既不失官守。而法

禁亦不至煩苛。今則不然。用法之人。多言陰德。重辟強劫。亦或失刑。雖曰忠厚所漸者深。然有奸宄不勝之弊。刑之不修。此其大者。臣愚竊爲陛下惜此閒暇。故願陛下速爲永圖。雖未能每事更張。曠然一變。豈可不深思其故。使之日新。伏望睿慈。採孟子之至言。明政刑之二柄。般樂怠傲。固聖世之所無。苟且因循。恐良時之易失。臣憂國有素。不敢煩瀆。惟陛下幸赦而留意焉。天下幸甚。

攻媿集卷二十一

奏議

乞正太祖皇帝東嚮之位

任溫州日上

臣仰惟陛下聖孝冠古。通于神明。諒陰端憂。哀禮兼盡。稱天定謚。博採衆說。務極其當。臣假守偏郡。安敢妄議宗廟。以干嚴誅。自以世受國恩。蒙被使令。有懷不言。是爲欺天。臣竊見近降指揮。恭爲大行太上皇帝升祔有期。增置太廟一室。以奉神靈。臣不學無術。又在遠外。道聽塗說。嘗有見聞。臣居明州。近故龍圖閣待制趙粹中寓居臣鄉里。聞其任吏部侍郎日。曾進廟議。請觀其書。熟復其說。臣旣擊服。粹中亦深自慨歎。至于流涕。蓋謂太祖皇帝開基創業之盛。而不得正東嚮之尊。考之典禮。稽之古誼。本無可疑。熙寧五年。首以王安石之臆說。變亂古制。陰使章衡倡爲謬論。雖名臣如馮京、梁燾、盧士宗、司馬光等力辨。而不能回。孫固反覆論議。僅得不廢配天之祀。而東嚮之禮。竟不獲伸。紹興五年。董弅建議。孫近、李光、折彥質、劉大中、廖剛、晏敦復、王侯、劉寧止、胡交修、梁汝嘉、張致遠、朱震、任申先、何慤、楊震、莊必彊、李弼直。皆是其議。趙煥奏陳尤力。太上皇帝擢弅爲侍從。渙爲監察御史。言已行矣。而一趙需獨不以爲然。徒以諫大夫之重。議不出己。橫加阻抑。然猶畏公論。不敢非毀。但以徽宗在遠。未當專議。遂寢其事。淳熙元年。粹中

以當時羣臣所奏。悉加銓次。爲陛下言之。旣蒙睿旨下之禮官。國子司業戴幾先兼權禮部侍郎。力沮其說。而言無根據。粹中又進闕異一書。深切著明。終亦不行。臣詳叩之。粹中言幾先本不足以搖大事。蓋嘗密言于執政。以爲太上皇帝萬壽之日。未應議此。以致中輟。今大行太上皇帝方將祔廟。維其時矣。陛下親承付託。以太祖皇帝七世之孫。奉紹興五年制禮之遺意。取粹中所進一書。申命討論。正太祖東嚮之位。參先朝羣臣之說。定我宋宗廟之禮。省有司增室之役。爲萬世不易之法。以慰列聖在天之靈。臣不勝大願。不敢苟避斧鉞。失今不論。後實難言。使他日未先狗馬填溝壑。雖有可言之路。亦已晚矣。惟陛下赫然英斷。舉而行之。實天下幸甚。

貼黃。臣照得粹中所集廟議及闕異等書。又有雜說一編。皆已經進御。或恐內府深藏。未易尋究。臣嘗傳錄副本。乞降敕旨取索。謹當繕寫投進。臣伏以宗廟之事。事大體重。不敢聞于外庭。如蒙聖慈。不以人廢言。伏乞睿旨。以粹中之書。出自聖意。付三省施行。臣職居遠外。合具奏狀。正以事當嚴密。恭讀中興會要。紹興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太上皇帝宣諭宰臣曰。臣僚于利害奏劄。士大夫自合親書。不須計較字畫工拙。敢循故事。以劄子親書投進。仰乞睿照。

論恢復

知溫州被
旨奏事。

臣仰惟陛下親受至尊壽皇聖帝付託之重。兢兢萬幾。惟日不足。天下之事。不勝其繁。臣愚以爲當先立乎其大。孔子于魯則先三家。于衛則先正名。豈無他事可爲。蓋莫先于此也。國家之大者。莫先于恢復之

計君臣之間。所當朝夕以謀之。而在天者。有數存焉。不可以強爲也。高宗立國于兵戈擾攘之中。保全東南。兼愛西北。蓋三十六年而傳之壽皇。壽皇卽位之初。慨然有志于中原。練兵選將。躬親騎射。以作士卒之氣。不惟時未可爲。正以高宗年高厭兵。聖孝承志。終守和好。以修內治。蓋二十八年而傳之陛下。陛下念祖宗積累之業。痛二聖播遷之禍。承兩朝未集之勳。軫遺黎陷溺之久。今日之事。豈復有先于此者。臣在遠外。固莫窺廟謨之祕。若自登極以來。詔令爲民而下。所以戒飭士夫。警策將帥。皆足以感動人心。今又講蒐田之法。人固已知聖意之所在。臣猶有言者。非敢勸陛下好兵亟戰。挑強鄰。開邊釁。縱將士以邀功而生事也。誠願陛下專以恢復之計爲心。旦旦而思之。歲歲而圖之。陛下果篤志于此。祈上天之助順。則畏天之心益謹。望祖宗之陰祐。則敬祖宗之心益篤。思欲如唐太宗俘頡利。以奉神堯之歡。則事親之孝益至。以至欲圖外攘。必先務內修。則政事日以舉。欲謀西北。先保東南。則邦本日以固。非將相無以佐大業。則求文武之才必備。非儲蓄無以舉大事。則用天下之財必儉。務求忠良節義以備使用。則讒諂面諛。凡可以害吾之治者。不約而自退。務養神氣精力以待事機。則宴安嗜欲。凡可以傷吾之生者。不戒而自定。邊防以修。軍政以嚴。如此。則遲以歲月。雖甲兵未動。版圖未歸。而恢復之計成矣。一旦天道好還。天心悔禍。文武之士。雲蒸霧集。王師順動。豪傑響應。則大計可舉。于以據高皇之宿憤。焚老上之龍庭。奉萬年之觴。爲重華之壽。而後陛下之孝道光矣。國家之大恥雪矣。若非及今而圖之。事機之來。豈能以一日之力而得此哉。臣區區愚衷。犯分進說。惟陛下裁赦。

乞寬茶鹽權貨之法

臣聞古者官養民。後世民養官。蓋古有井里之法。民生而授之以田。法度明備。養生無憾。是官養民也。自井田法壞。流弊日久。尺寸之地。無非斯民交易。以爲世業。而出其租稅以供公上。此民養官也。後世用度日廣。什一取之而不足。又重取之。又有曰茶曰鹽。與夫權貨之屬。皆出于山澤之利。民取之以自養者。酒所以成禮。所以養生。古惟以沈湎爲禁。而後世權之。凡此數者。國家旣擅其利。以供養兵與支費之大端。其勢不得不立法以禁切之。豈特使利孔專出于上。亦所以抑制豪強。恐其專利以陵貧弱也。爲政者要當究其本源。而興利聚斂之臣。不思大體。繁文日增。至于今日。網密甚矣。搖手犯禁。非所謂易避而難犯。細民貪利。法出奸生。不惟不足以勝之。而奉法之吏。臨事雖欲坐以深文。亦有不得而盡行者。使其盡行。必致生事。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頗重。旣而嘆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臣嘗感其言。而智識短淺。未能爲國家建畫長策。若從而輕之。又恐愚民無知。抵冒益衆。欲望聖慈軫念元元。謂設禁者。本有不得已之意。而犯法者。初非甚可罪之人。或有不體國家寬大之德。于是數者。更有陳請重設法禁。視平民如寇仇。于見行條法外。創意增添之者。惟陛下一切寢而不行。甚者或懲其妄言。播告中外。使天下知聖意之所在。則斯民陰受天地之大賜。所以保護元氣。而壽天下之脈者。或在是矣。

論訓練禁兵

臣聞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自辛巳甲申用兵之後。天下狃于無事。兵備寢弛。壽皇聖帝長慮卻顧。外欲爲恢復之圖。內欲修固本之計。申飭州郡。訓練禁兵。立揀中之額。有路鈴按教之法。有朝廷點摘之制。雖未能盡爲精銳。而每州各有數百人可用。俾兵威日振。盜賊帖息。可謂明效大驗矣。臣試郡海瀕。恪遵故事。月自按試。以行賞罰。不敢不謹。而猶有可疑者。兩軍決戰。弓弩可以及遠。而短兵可以角敵。較之二者。則短兵之用尤多。軍器固不一而足。大約弓弩鎗牌長刀。皆不可不習。至如擊砲以禦敵。馳逐以據險。皆當習于無事之時。乾道元年。專降指揮。禁軍武藝。只得教弓弩手餘外武藝。更不教習。軍士有長技而不得自見。旣以阻其勇氣。亦恐閱歲因循。無所激勸。日成廢墮。萬一欲用。必至扞格。至如定礮之類。尤非一日可習。州郡但知奉行指揮。而遠慮不可及。欲望聖慈。旨下三省樞密院議定。速賜行下。依舊制閱習。于軍政誠非小補。

論保治

任考功郎
中日上。

臣聞無虞者。盛帝之所戒。無難者。聖人之所懼。持盈守成。大雅所以稱太平之君子也。高宗皇帝中興之初。身濟大業。時巡東南。艱勤百爲。蓋十餘年而後小康。晚有辛巳之擾。兢畏克終。以享九齡。肆我壽皇聖帝受禪之初。銳意有爲。加以甲申之警。雖卒從和議。而經略之志不忘。益勤萬幾。聖德日新。比年有旱潦之災。寅畏天戒。廣求民瘼。四方章奏。惟恐不聞。蠲放惟恐不多。賑卹惟恐不至。愁歎化爲謳吟。奸盜爲之帖息。脫履萬乘。以授聖子。二帝相傳。體堯蹈舜。冠德百王。皆由兢兢業業。以致此崇高之盛。陛下承熙治

之運。膺付託之重。垂拱以視天民之阜誠千載之一時也。緝儀鉅典。次第蒐舉。又足以爲太平之榮觀也。中外靜謐。邊鄙不聳。夫何爲哉。況復仰遵壽皇之訓。日晏坐朝。孜孜聽政。講論經理。篇帙有加。爲臣子者。何以仰贊聰明。然區區愚忠。不勝愛君憂國之心。以爲無難之世。易于因循。此如人之一身。時有小疾。則飲食起居。動知戒謹。固有疴羸而壽考者。強壯之人。未必無病。血氣尙盛。多恣所欲。疾偶未形。因謂之安。此固良醫之所懼也。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今日之無事。實陛下閒暇之時也。改元之初。三宮徽號之儀。長秋冊寶之禮。皆不可少。後自今凡稽古禮文之事。動有重費。而無益于治道。姑俟于施行。務求實效。無事虛文。軫未雨徹桑之言。思大寒索裘之戒。旦旦而圖之。使事事有備。先爲不可勝。以待可用之機。以保盈成之業。于無窮。天子之孝。顧復有大于此者乎。

論流民

臣試郡永嘉。本無善狀。旣迫替期。誤蒙陛下收召。使備郎列。二年之間。粗知利病。近聞有流徙之民。日夜念之。民生豈欲輕去鄉土。自非水旱太甚。何忍散流。去歲早禾成熟。人心晏然。螟蟲爲孽。所損不多。晚禾未登。偶缺秋雨。然未至甚害也。而流散不已。州郡旣爲之減收苗米。招來海商。存撫賑卹。雖得少定。而去者已多。不得不爲之計也。臣聞富弼賑濟之政。在本朝最爲稱首。然考其時。弼知青州。本自無事。流民乃自河北而來。弼不以非吾土之民。而不任其責。調護惠養。委曲周旋。迨麥熟而歸。又予之以道途之費。收其強壯。以備卒伍。今日亦可倣而行之。古者徙民歸鄉。其徙必有法。其歸必有處。今之流民。扶老攜幼。顛

頓暴露。不知息肩之所。其有親戚知識。以爲歸者無幾。率皆茫然遠去。以僥倖萬一。未至淮上。其狼狽于道者已多。至而失所。則老弱轉乎溝壑。壯者不爲盜賊。則或爲奸人誘略北去。以爲奴婢。無復生還之日。又可慮可哀也。臣愚欲望睿慈。興念愚民。早賜處分。行下兩淮監司帥守。條畫措置。如其已有所依。未能自還者。聽其自便。苟無所投告。願歸而不得者。量給貲糧。使之復歸。如此等人。亦足以語化鄉里。使之安土重遷。其願備卒伍者。欲貸種糧者。有官君子。各以富弼之心爲心。隨宜措置。救于瀕死之際。其所以救民心而鎮邊服者。于是乎在。條目聽其自爲。俟其事定。各以給貸招撫之數申聞。庶幾官無重費。而無知之民。不致陷于飢餓之水火。實國家之仁澤也。

乞罷温州船場

臣竊惟官冗甚矣。而未易遽去。其有無用之官。徒費廩祿。而一司之費。又爲甚多。貽害公私者。不可不去也。温州有造船場一司。究其建立之初。本因高宗南巡。駐蹕臨安。漕臣一時措置。謂漕舟全缺。而良材輿販。自處過溫。以入于海者衆。于是置船場。立抽解。是時材木不可勝用。客販旣盛。而漕計有餘。州郡係省之錢。可以支撥。歲造百艘。以供漕運。誠一時之利也。爾後本司自有船場。又近地如明州華亭。亦皆造船。足以供轉輸之用。今則山林大木絕少。客販不多。係省不足以給費。本司亦知其難辦。歲朘月削。每年止造十船。而一司尙存。凡費如故。其所謂益于官者。不過十舟。若就辦于本司及近地之船場。不甚費力。請言温州之爲害者。監官初止一員。旣增其一。已而又增。遂爲三員。雖是宗子添差。而皆釐務請給。人從並

同正官。則有俸給之費。所養工匠。則有衣糧之費。造船之日。又添以米十舟。分爲春秋兩料。除材植取于客販。抽解貼買不多。而有鐵炭灰油之費。其起發而來也。以運河平底之舟。而行鯨海不測之淵。虛舟旣不可以進。勢必載私商客貨其中。遠出海港。而復攬載不可禁察。又有將校借請篙梢犒給之費。少或半載。多或數月。而後能達。多有覆溺沈破之患。此其官司所任勞費之目也。若其煩擾百姓。則又甚焉。十舟梢工輪差。永嘉縣有田產船戶。每船所用水手。則又泛差諸縣瀕海之細民爲之。此曹各有漁業。深憚此行。吏人乘時爲奸。追擾迫逼。始得人足。其實不用自行。率以雇人之直。納于梢工。始得脫身。萬一船敗于海上。將校等人均償不足。又以其名籍追元差水手。勒使填還。間一有此。嗟怨尤甚。臣在任日。先究此弊。每水手一名。除追呼囑官之費。錢之實及梢工人止六貫有奇。遂舉一歲之數。官爲出數百緡。而罷水手之差。又恐吏輩久復擾之。盡取諸縣水手名籍。俟其齊足。焚于公庭。海瀕細民。始得休息。然此司不罷。終爲勞費。而于漕運無甚利害。臣愚欲望睿慈。特降聖旨。行下轉運司及本州。罷去此司。以惠一方。監官姑給添差之俸。聽其滿考。已差下人省罷兵匠。收隸廂軍。其抽解及排岸司職事。使監稅官兼之。旣無造船之用。則客販抽解。亦當蠲減。省一州之煩費。息百姓之追擾。少助仁政之萬一。不勝幸願。

貼黃。臣嘗略會計一歲之費。造船工料。官兵請給衣糧起發等爲錢三千六百貫有奇。米七百餘石。監官衣綿將校借請在外。伏乞睿照。轉運司若以爲難。乞令本州詳具細數。除官兵請給衣糧外。如丁鐵等費。及抽解木植出賣量認錢數。每年發赴本司。以裨造船之費。

論寬刑罰

臣聞刑罰所以懲奸也。然聖王用之。所以弼教。非得已也。人主之用刑。惟當務寬。皇朝專以仁恕得天下之心。列聖哀矜。惟恐一物之失所。陛下遵有宋之家法。紹壽皇之心傳。臨御以來。仁恩德澤。浹洽無外。用刑之際。尤軫聖心。誠斯民之幸也。然有司奉行。惟上意所向。自古已然。唐太宗時。自張蘊古之刑法。官以失出罪爲戒。時有失入者。人不加罪。嘗謂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者無罪。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初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爾。倘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帝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此最千古之龜鑒也。壽皇聖帝事事寬恤。尤謹于刑。乾道元年之冬。刑寺定斷陸知微兄弟三人冒官之罪太輕。壽皇震怒。刑部侍郎王拂、大理少卿陳良翰放罷。其餘郎官寺郎各鑄一秩。天下咸以爲當然。在是時正如德威之言。頗有各求自免。競就深文之弊。至次年春三月。壽皇聞之。亟下手詔曰。獄重事也。用法一傾其平。則民無所措手足。比年以來。治獄之吏。大率巧持多端。隨意援引而重輕之。故有罪者興歎而不辜者罹酷。朕甚患焉。卿等其革玩習之弊。明審克之。公使奸不容情。罰必當罪。用迪于刑之中。勉之哉。其聽朕命。毋忽。大哉王言。過于太宗遠矣。自時厥後。刑爲之平。邇者科舉之病太甚。其欲革而去之。蓋不止上之人之所欲也。潘顯伯兄弟之獄。在兄弟私情。則若可恕。在貢舉條制。則無可逃。有司定罪太輕。至勤睿斷。所謂非常之斷。人主專之。衆論無不稱快。愚臣過計。乃竊憂之。蓋自陛下龍飛之初。覃霈所及。與民更

始寬恤之詔聯翩而下。四方日有刑措之望。此雖至公之舉。終是罪其刑輕。況復罰自近始。官僚之外。上至刑房之吏。下及刑寺之胥。無不責罰。固足以懲奸矣。而猶有所慮者。官吏震恐。或有便文自營之心。則讞議之際。寧免傳致深文。以圖自免者。唐太宗以仁恕爲先。壽皇聖性隆寬。中外具知。然前事如此。則知陛下雖本無尙嚴之心。而天威所加。事迹相類。或恐未免有競就深文之弊。臣區區私憂。懷此累月矣。旣已輪對奏事。無路自達。敢因轉對。傾心獻忠。欲望睿慈深加矜察。鑒太宗之咨詢。體壽皇之詔旨。酌德威之至論。審事迹之近似。出自聖意。特賜處分。或未欲顯頒詔令。乞命大臣明諭至意。俾持刑官吏。毋以此事自艾。務從平允。以稱明聖審克之心。天下幸甚。臣一介疎遠。不勝愛君之心。昧死有言。罪在不赦。伏惟裁幸。

攻媿集卷二十二

奏議

雷雪應詔條具封事

任國子司業日上

臣某准紹熙二年二月六日尙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近日陰陽不和。雷雪交作。朕恐懼修省。殊不遑寧。深慮庶政或有缺失。未能消弭。可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各條具時政闕失聞奏。臣備數學省。目覩雷雪之異。竊考咎證。無路進言。伏讀明詔。陛下上畏天戒。俯詢朝列。此而不言。臣則有罪。臣仰惟陛下承列聖之正統。受壽皇之付託。卽位以來。雖有憂勤之心。而初政所施。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天之仁愛陛下。亦云至矣。去歲星緯失度。其甚異者。太白經天。臣庶雖知。而朝廷不聞有消弭之舉。天意正以星文不足以示異。故以雷雪之變。發于都城。不用清臺之測驗。不待臣子之奏聞。三尺童子。亦知其爲災異。此天意之彰彰者也。陛下發德音。訪闕失。此心固足以對越上天。然須見之行事之實。然後足以應之。其他春秋之書。五行之說。陛下必已熟見。瑣瑣細務。又不足以敷陳。臣請言其大者要者。昧死條具如左。須至奏聞者。

一、雷者。陽也。雪者。陰也。陽氣震動。蟄蟲奮起。雖稍先時。猶未爲甚。雨中間有小雹。人已驚駭。至于庚辰之

朔。晡時雷電大至。天地晦冥。久之方散。雪霰繼作。夜以至旦。盈尺不已。辛巳之夜。又復增積。寒氣凝冽。幾不可堪。是何祥也。陽者。天道也。君道也。夫道也。君子也。中國也。陰者。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小人也。夷狄也。天意昭然。過于告語。惟陛下至誠惻怛。應天以實。察災變之彰明。覽時政之已行。陽氣方興。而陰沴侵陵。乃至于此。此不待屢數而後可知。惟陛下聖明默會天意。防微杜漸。曲軫宸心。然後可以消弭矣。

一。自古人主。遭值災異者多矣。請以成湯宣王之事明之。湯之禱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興與。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顧安得有此六事。而深以自責。若不能自容者。此所以消弭天災。而反致勃興也。宣王中興。大雅以雲漢爲首。竊嘗考之。止言靡神不舉。靡愛斯牲。上下奠瘙。靡神不宗。敬恭明神。宜無悔怒。若歸過于百神者。蓋宣王之意。以爲祀神如此。不應致有災變。其所以至此者。必由于我。其刻責之深。又過于成湯。反己之切。乃見于言外。序詩者所以稱其側身修行。而王化復行。實始于此。臣願陛下遠鑒桑林之禱。六事雖無。亦當自責。一或有之。改過不吝。三復雲漢之詩。至誠反己。祈以應上天仁愛之意。則聖德日新。今日之異。適當爲後日之祥也。

一。臣仰惟陛下。初在恭邸。英毅神武之姿。觀瞻甚聳。比登東宮。天下屬心。猶恐陛下他日或偏于剛嚴。聖學日新。高明柔克。一于仁厚。動以仁宗爲法。率循壽皇之訓。天下涵泳聖化。實宗社萬世之福也。然臣聞之。天以剛健爲德。君以法天爲先。臣願陛下體剛健爲德本。而以仁厚行之。剛則不爲物所移。健則不爲

慾所怠杜請託之私。絕牽制之累。如禹之惡旨酒。孔子之放鄭聲。則君德日隆于上。朝政日清于下。而治效見矣。大抵疏遠之臣。惟願陛下之憂勤。親密之臣。惟願陛下之逸樂。憂勤則幽枉必達。下情得通。而膏澤及于民矣。逸樂則伺候顏色。干求恩澤。而私意得以行矣。陛下自雷雪之變。必且憂形于色。宵旰興歎。是數日間。干請必少。此皆切近而易察。以此推之。聖心憂勤。恩倖自遠。苟日謹一日。雍雍肅肅。宸襟泰然。淵靜鑒明。以照百官。其視宴遊之惑。豈不相萬。此非以剛健爲本。寧有此耶。故臣以此爲應天之要。

一臣仰惟仁宗之治。最爲盛際。陛下所願取法。臣觀仁宗專以仁厚養天下。而紀綱甚嚴者。最以言路之通也。大臣奏事。或至于首肯。內廷請謁。未免于付外。然崇獎直臣。妙選臺諫。一言可取。斷在必行。臣不敢以累數。都尉李瑋之貶。司馬光敢言。公主亦不得無罪。此骨肉之愛也。遂至降封。王德用進女。王素敢言。正爲其親近。此衽席之事也。立命出之。言者無罪。而主德益盛。此其所以爲仁宗。雖唐太宗之聽諫。勿及也。比年以來。朝行不聞直聲。而有以多言被黜者。雖蒙寬恩。止從外補。不加之罪。然士氣消沮。無敢出位而論事者。況自去歲。又開宣諭之門。夫封駁諫諍之職。正以維持國論。主張公道。干請攀援。有出于法例之外者。陛下間亦有不得已應之。外庭有言。遂與寢罷。在陛下不爲傷恩。而有司得以執法。法者陛下之所以與天下共此者也。若開宣諭之門。則廢有司之守。不及今絕之。日加一日。其何以爲紀綱耶。臣願陛下力開直言之路。杜塞宣諭之門。每以今日求言之切爲心。則治道不患其不舉矣。

一臣仰惟壽皇之治。始終不渝。陛下得于親傳。臣觀壽皇二十八年之治。不可形容。而其卓冠于百王者。

非止孝儉之德。最以憂民之憂。不以災異水旱爲諱。聞之惟恐不早。救之惟恐不盡。獨放惟恐不多。至于竭倉廩。傾帑藏。以赴其急。乃者水旱連年。人心惶惶。若非壽皇焦勞于上。有司奔走于下。竭力而經營之。則必有盜賊奪攘。百姓流離之患矣。豐儲倉所以爲中都之備。一時欲用。出聖斷。排羣議。積貯爲之一空。俟其事定。收糴隨足。人心愛戴。天意協佑。旋致豐穰。此眞萬世之法。臣願陛下畏天之威。光紹謨烈。遇災而懼。不以爲諱。專法壽皇力行消弭之道。臣下有隱而弗言者。隨事之小大罪之。則天下曉然知聖意之所在矣。

一臣嘗竊究國家中間陽九百六之會。一時臣子誤國非一。而蔡京爲首。京之誤國非一。而其甚者。無如御筆之一事。臣三修玉牒。因得考本朝時事之變。祖宗累朝未嘗輕以御筆處分外事。神宗作興。凡事多出聖裁。雖邊徼細故。亦煩親灑。是時蔡京方爲檢正。建請差官置局。編類爲書。遂委京編次。此蓋老姦相業之本也。徽皇之初。京旣收召。一旦得君。欲逢主意。固相位。排同列。闢公議。行私心。變法度。崇虛文。遂創御筆之制。違者以違制論。事由于京。而書出于徽皇。權歸于京。而過歸于徽皇。時假制禮作樂之名。間以惠民之事。以文過飾非。御筆一下。無敢議者。其初猶有正人在朝。間有執奏。京欲其必行。又改其法。違者以大不恭論。凡有異議。卽致竄逐。而紀綱益以紊亂。然京自爲之。未至于甚。比其再相。以至三入。寵任旣不及舊。御筆一從中出。京亦不知所爲。商鞅立法。親受其弊。雖欲支吾。不可爲矣。敗國殄民。尙忍言之。此實萬世之龜鑑也。陛下兢畏恭儉。固知萬無此事。然人主作事。動爲天下後世之法。其端亦不可輕啓。臣

願陛下遵祖宗之法。戒飭有司之守。條章明備。動皆有則。如有非常之斷。固在陛下專之。其餘細務。悉有法在。宸翰處分。謹之重之。若天之雷霆。其發必以時。而不至于褻。乃所以強主威也。

一。臣聞元符三年九月辛卯。鎮洮大雷。自初夜至四鼓。一百三十餘震。牆屋搖動。簷瓦散墜。人人有覆壓之懼。黎明視之。雪深二尺。熙河機宜文字李復言于帥臣胡宗回曰。雷風天之號令。其發多于盛夏。今秋且盡。震暴非常。終夜不息。而又大雪。殆將有不測之變。因爲規畫。密諭守將嚴備。又以兵守邈川。緩急相應。援越月羌果叛。攻陷城堡。賴有豫備。得以破之。熙河以安。今日銷變之事。無所不當。慮雷雪之爲災。雖不至如元符。然北虜之強狡。實萬倍于青唐。邊備未堅。臣實憂之。欲望陛下俯採李復之言。申飭諸道邊帥。修備固圉。以防不測之警。

論進德養生

任起居郎直前奏事

臣聞養生可以進德。進德可以養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道也。所謂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堯舜禹之相傳。以執中。湯之建中。武王之皇極。皆此道也。人之氣也。沖然而甚微。泊焉而易危。旣不可過盛。又不可過弱。惟得其中。則養生之要也。人之心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旣不可甚勞。又不可甚逸。惟得其中。則進德之要也。苟能于日用之間。謹言語。節飲食。寡欲而固其本。省事而清其心。平喜怒之發端。戒愛憎之私徇。內外交養。表裏如一。

則壽命可以延長。盛德可以日新矣。仰惟陛下以天縱之資。撫盈成之運。精一之妙。固已得之壽皇之親傳。臨御以來。立政用人。行以大中至正之道。黜陟之際。惟公議是從。是以朝行肅靖。海內小康。皆中和之效也。去冬違豫。旋慶康復。竊究所自。殆恐有差。所謂中者。臣誤蒙睿恩。擢實柱下。所當罄竭。以效萬一。六下之事。未敢具論。惟望聖聰俯聽。愚言養生進德。俱以中和爲本。視聽言動。率動戒謹。飲食起居。不使過差。喜怒之發。無所容心。事有可喜。從而喜之。非吾之所喜也。事有可怒。從而怒之。非吾之所怒也。如是發必中節。不致一偏。萬幾雖繁。使百官各司。各任其職。陛下以大中之道。酌其可否。一吁一俞。可以坐判。聖心休休。保合太和。日復一日。不惟帝德益隆。心廣體胖。神氣舒暢。雖有陰陽愆伏。安能爲吾之患哉。臣言雖膚淺。意則甚篤。冀有益于清躬。伏惟陛下裁幸。

論郊廟之禮

臣竊惟郊廟之禮。國之重事。非臣子所當輕議。然事有戾于古而又不宜于今。苟得其說。不可不陳也。仰惟神宗皇帝。銳意作興。鼎新百度。專置詳定郊廟禮文所。命儒學之臣。博考古今。裁定儀制。帝親臨決。而著于令。凡今日所行。多出于此。臣嘗恭覲神宗實錄。元豐六年。有太常丞呂升卿建議。郊祀致齋。事理甚明。雖不見于施用。而史臣載其全文。有以知時論必以爲是。特未見于用爾。臣敢約其大略而言之。升卿謂郊祀致齋之內。不當先詣景靈宮及太廟朝饗。遂罷景靈宮諸殿朝謁。而天興殿及太廟朝饗如故。則是其言非不見用。特行之未盡爾。其言曰。有天下者。莫重乎饗帝。歷考載籍。不聞爲祀天致齋。乃于其間。

先饗宗廟者也。獨有唐天寶之後，用田同秀言，立老子廟，號曰太清宮，是歲將行郊祀，以二月辛卯先躬饗焉。祝用清詞，饋用素饌。甲午，又親饗于太廟。丙申，乃有事于南郊。雖論者以爲失禮，然考其所齋之日，及辛卯饗于太清宮，至丙申，殆且五日，猶得雍容休息，以見上帝也。今致齋三日，其一日于大慶殿，而用其二日，三行禮焉。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而敢與神明交者。今行禮于天興殿，纔齋一日爾。其之太廟與郊宮前祀之一日，皆嘗用之矣。謂之一日之齋，尙非全也。夫用一日之齋，以修大祀，未見其可。況非全日乎。于此奉宗廟，則齋之日不足于以奉上帝，則齋之義不專。論者曰：宗廟之禮，未嘗親行，故因郊祀躬展薦獻。臣曰：不然。人主于宗廟之饗，固當歲時躬修其事，其不親饗者，蓋後世之失禮也。必因郊祀而行之，則義尤不可以爲郊禮。宜如故事，致齋于大慶殿。二日徑赴行宮，其宗廟親饗，並乞寢罷。天興殿朝饗，乞更不行。俟禮畢而恭謝，別修太廟躬祠之制。每遇行廟饗之時，則罷景靈一孟朝謁之禮。廟饗致齋，乞于內殿車駕出入如常儀。如此，則祀天饗廟兩得其當。此皆升卿之言也。臣三仕于朝，屢祇祀事。凡曰大祀致齋三日，惟祀事得行，其餘悉禁，蓋專致敬于所祭也。而郊祀明堂大禮致齋三日之內，鑾輿再動，百官相祀，陪祠駿奔，惟謹。上下俱不得盡致齋之義。又太廟行事極于跛倚，幾至僵仆，而以此跛倚之餘，致齋于郊宮。雖強有力者，亦苦于顛頓，而恭敬之心衰矣。臣愚竊所未安，而不敢輕議。旣得升卿之說，敢採之以獻于陛下。仍錄其全文。及唐明皇變禮之因，列之于前，以備採擇。伏望聖意謹重祖宗舊典，不欲盡行升卿之言。臣又從而斟酌其說，欲望睿斷，改定儀制。每遇大禮，用故事停景靈冬季孟享，而于孟享之

日行朝饗天興之禮。太廟歲五大饗。止于當郊之歲。或烝或嘗。親行其一。祝詞仍以郊天先告。二者致齋。並于內殿。車駕之出。止如常儀。專用三日之齋。以事上帝。陛下得以齋心養性。對越上天。君臣無併日之勞。有司省供億之重。考古驗今。于禮爲稱。仍乞明詔二三大臣。俾侍從臺諫兩省禮官。及今集議其當。裁定一王之儀。其他赦宥賞賚。悉如舊制。革天寶之變禮。以無失祖宗奉天享廟之本意。實天下幸甚。

論諸州奏案宣引。

臣竊惟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歷代聖帝明王之所甚謹。若夫欽恤忠厚。又未有如本朝列聖之極致者也。臣區區愚忠。懷此久矣。敢先極論古今之事。而後備陳當今之宜。惟陛下垂聽。夫殺人之事。世所不免。使甲能殺乙。而乙之子若孫殺甲以報之可也。如此。則將交仇而不已。故先王制之刑辟。命之士師。以爾之仇。麗吾之法。而後大定。然甲之殺乙。則旣殺之矣。士師取甲而誅之。雖以伸乙之冤。而士師實以生者就死地。死者不可復生。脫有錯誤。悔之無及。又況箠楚之下。何求不得。間有誣服。遂致冤濫。此先王所以戒謹詳審。惟恐其不至也。自古平治之世。必以省刑罰爲先。嘗求其故矣。唐虞畫衣冠而民不犯。則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成康囹圄空虛。凡四十年。則秋官司寇之書。極其詳備。三代以還。享國之久者。無如漢。唐。漢四百年。始于約法三章。唐三百年。基于太宗歲斷死刑二十九人。惟我國家。太祖以不殺而得天下。高宗以不殺而啓中興。累朝仁厚。度越千古。太祖嘗讀堯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網之密耶。蓋有意于措刑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

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有司言自二年至八年。詔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仁宗凡有疑慮奏裁者。率貸其死。歲至活千餘人。國祚靈長。民心固結。凡以此也。今之士夫。不深察其故。論重囚則曰。漢高祖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安有殺人而不死者乎。論強盜則曰。太祖立法。強盜賊滿三貫足皆處死。今強盜之法爲太輕。臣又嘗求其故矣。秦之苛酷。以微罪而坐死者甚衆。如曰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之類。不知其幾。商鞅論囚。渭水盡赤。豈皆殺人者乎。天下愁怨相率而叛之。故高祖約之曰。殺人者死。蓋言惟殺人者死爾。其下云餘悉除去秦法。則其他死罪皆去之矣。此秦民所以大悅。亦非曰殺人者必死也。律文諸強盜及傷人者絞。殺人者斬。古之中制也。而唐元和之敕。京兆府奏。應擒獲強盜。不論有賊無賊。並集衆決殺。則已重矣。周顯德之敕。應持杖行劫。不問有賊無賊。並處死。則又重矣。本朝制法。日趨于厚。由今視之。故以太祖之法爲重。不知其時正欲革五代之弊法而務輕之也。是二者。不知深求其故。反以藉口。可乎。今日朝廷清明。刑罰當罪。雖州郡以案乞奏裁。有司皆詳處。既不濫及無辜。又不至縱奸太甚。然臣每疑州郡成案。恐未必一。一是其本情。近有乞奏裁之獄。悉以原勘始末案款。繳申大理寺。使之反覆閱實。然後奏聞報決。臣竊是之。然恐事至太煩。又從而講究其說。欲望睿慈明詔。有司奏裁之案。合貸命中。自依見行條法。遇有情理無可憫。行下依斷者。仍下本路提刑司取索本州原案併碎款。一一詳審。若無可疑。則行下依斷。隨即回申。或見得碎款情節。與成案不同。則當懲治官吏情弊。或鹵莽之罪。庶幾間有冤者。得以平反。實有罪者。無所幸免。獄吏知畏。不至文致重辟。益廣陛下好生之德。比之盡取碎款者。旣得大體。而

于朝廷明謹之意。益爲詳盡。天下幸甚。

貼黃。臣竊見諸州奏案。惟是蜀中州郡者。盡錄原情碎款。列于成案之前。若陛下更欲詳盡。乞下刑部。擇蜀中奏案碎款詳備者。鏤板行下諸州。令依此式樣。備錄碎款奏聞。尤爲幸甚。

論君道難易內引

臣聞孔子曰。爲君難。又曰。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仰惟陛下以一人之身。膺上天之眷命。承祖宗之基。上則奉兩宮之養。下則應萬機之繁。在陛下可謂至難矣。然陛下所謂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而又有能致之資。威制強敵。恢復中原。興起祖業。以大一統。謂之難。可也。若曰承兩朝付託之重。保境而養民。以爲內治之事。在陛下初無難者。兩宮備天下之養。一月四朝。已有定制。如期盡禮。則事親之道昭矣。大昕受羣臣之朝。興居出入。皆有定時。夙興聽斷。則君臨之道宜矣。飲燕有節。則聖躬日康。賜予有度。則財用日積。採公議以用人才。則衆心服。開言路以廣聰明。則下情通。示廉恥。則可以全士夫之義。嚴典章。則可以杜僥倖之門。聞四方水旱之事。勤而撫之。則可以消弭盜賊之變。知四方事機之萌。敏而圖之。則可以折奸雄之心。國家南渡以來。高宗披荊棘以立朝廷。壽皇振綱紀以保治安。凡今日宮室之宏麗。宗廟之嚴飭。百司庶府之備具。三軍萬姓之阜繁。皆非一日之力。陛下安享盈成之業。宜無難者。天下當爲之事。固未易以一二數。如前十者。陛下念茲在茲。日謹一日。則事之大者。已得其要。事之小者。當隨以舉矣。臣之所陳。陛下勤而行之。俱爲易事。舍而弗圖。難斯至矣。又況人心易感。上德易見。事有不

當于人心。能言者皆能議之。聖心一日見于施行。則人心翕然。何雷風之偃草。今日大端。不過三四。明斷之下。俄頃可畢。而稽留不決。遷延日久。四方傳聞。徒駭觀聽。此在陛下尤不爲難。古人責難爲恭。而臣顧以爲易者。義固不同。言各有當。其爲愛君之心。則一也。伏惟陛下裁察。

論君心

臣一介孤遠。比者待罪左史。兼攝西掖。感激恩遇。不敢愛身。間有論奏。皆非得已。上觸天威。下忤人意。朝夕惴懼。以俟譴呵。乃蒙聖慈。俾遂爲真。周章控辭。既不獲命。退慚僥冒。黽勉就職。益知陛下不以言罪人。而以言取人。不惟赦之。而又進之。有君如此。惟當勉竭。以報萬一。尙有孤忠。可以自效。天下之事。不可勝陳。愛君愈切。尤不可苟。深思熟慮。不若求其至要者言之。宗廟社稷之重。四方萬里之遠。係于陛下之一身。陛下之身。主乎陛下之一心。臨御以來。兢兢業業。惟恐一事之失度。一物之失所。周思卻顧。若不能自已。向者數事。雖若久而不決。處之詳慮之審。天下之以爲是者。陛下終以爲是。公議之以爲當然者。陛下終以爲然。方其未行。人人顙望。及其既行。中外稱頌。側聞陛下晨興之後。未御昕朝。澄心靜慮。以待機務。天德清明。夜氣沖和。照臨百官。是非瞭然。此真社稷之福也。欲望睿明保持此心。終日乾乾。盡善盡美。無可言者。或恐勤勞萬幾。不無游息之時。退朝之暇。從容良久。更以一二時頃。凝神儲思。翻閱奏章。或可或否。不以人廢。付之大臣。使擇其可而行之。則天下翕然。知陛下之明斷。無甚難者。願垂聰聽。擇而行之。天下幸甚。

論賑濟

臣仰惟陛下誠心愛民。若保赤子。比以諸路州軍。去歲荒歉去處。各賜度牒。以爲賑卹之備。此眞爲人父母之意。民之受惠。不知其幾。然臣嘗在州縣。備見荒政之修。無有上策。蓋年穀豐熟之時。家給人足。上之人不過撫之而已。一旦歲事不登。舉無涯之衆。而欲仰食于公家。雖有孔墨之智。亦將不給。若州縣之官。盡心竭力。力之所及者廣。則民之獲濟者多。所謂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況今州縣少有儲蓄。倉猝無以爲備。今方春首。傳聞宣池沿江等處。流莩相望。狼狽失所。若非朝廷倍加拯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或肆歟攘。稍失撫御。起爲盜賊。特未可知。度牒之頒。在國家所捐雖多。恐飢民未能遍及。竊見沿江諸州。尚有椿積米斛。非特旨不敢支動。積之歲久。陳陳相因。欲望聖慈。出自睿斷。行下諸路。凡有合行賑濟去處。亟加措置。將椿積見米。隨宜糶貸。以濟急闕。鄰近州郡。亦許支移。仍責官司。以所糶錢候秋收日糶還。今春幸得膏雨。二麥可望。此去麥熟。尙有四月。勸分之數。恐亦不能接濟。國家以椿積之米。捐以予民。猶不爲過。況賑糶于急缺之時。收糶于秋成之後。既可大慰民心。又不妨以陳易新。爲經久之利。惟陛下亟圖之。

攻媿集卷二十三

奏議

請車駕過重華宮第一劄

臣仰惟陛下承壽皇付託之重。以天下養。猶恐未足以報天地之恩。乃者間以聖躬違豫。積廢起居。宸心靡遑寧處。正月九日。千乘萬騎。衝冒風雪中。萬衆歎仰。以爲天子之孝。前古未有。後又以瘍疾不出者幾半年。雖臨朝如禮。而外人久不瞻望天表。進香之日。無不鼓舞。以爲吾君康復久矣。景靈宮以四孟分詣者。道遠不可太勞。非得已也。重華旣近。會慶在邇。鑾輿一動。自此五日一朝之禮。必如平時。乃二十二日。有司命戒于夙昔。羽衛環立于廷中。百官趨班。拱俟鳴蹕。而燭殘日出。寂不聞聲。相顧失色。謂邇者陛下無故而不一視朝。已駭羣聽。今日何日。安有不出之理。列立又久之。進退不可。臣以侍立爲職。謂邇者陛下使是時得望清光。必且頓首百拜以請。而清禁嚴邃。何由伸吐。泯默而退。震悚無地。中外缺望。歡意索然。天氣晴和。又無雨雪。乘輿將駕。莫知何故。然而大臣不敢言。臺諫不敢論。猶以未知事實之如何。昨日本合具聞。赴宴貢院。忽傳今日駕出。人人相賀。臣中夜起坐。以俟夙興。漏且盡矣。又無所聞。忠誠所激。敢昧死上奏。伏望陛下深思社稷大計。亟降指揮。若曰壽皇聖節。偶以某事不及上壽。今以某日詣重華宮起

居。則天下之疑議頓解。兩宮之聖意交懽。孝治無虧。國祚愈隆。雖復費錢百萬。極奉親之禮。所不當惜。親上玉卮。爲千萬壽。未爲晚也。臣拳拳愚忠。惟陛下裁幸。

第二劄

臣仰惟陛下聖主也。然有一事。臣初疑之。已而思之而懼。今則憂矣。敢爲陛下言之。事有至大。而陛下以爲至小。至重。而以爲至輕。至易。而以爲至難。朝夕之所當行。而視之若曠典。此臣之所以疑而懼。懼而憂也。文王朝于王季日三。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漢爲五日一朝之禮。已爲疎闊。本朝家法。事母后之禮。皆朝夕一再見。壽皇之事高宗。以相去之遠。勉從五日之制。苟非有故。未嘗輟也。陛下之事壽皇。三年之間。率循舊典。四海悅服。去冬聖躬違豫。繼有瘍疾。暫廢起居。人亦無得而言。今則無故而屢止。此人之所以紛紛也。蓋天下之事。無大于此。無重于此。然而在陛下行之爲當然。爲甚易。進香一出。而人心歡然。會慶節一不出。而人心遽駭。事可睹矣。朔日不出。猶曰有冬至。冬至不出。而人心幾于離矣。朔望比其他過宮之日。已非細事。特以會慶冬至爲尤重。姑以朔望爲輕。然聖節至日。猶曰每歲有之。至于聖政之成。全載壽皇一朝之事。玉牒會要。足成淳熙末年之書。陛下之所以奉貽謀而鋪張聖父之閔休者。止此一事。可謂尤重矣。一展九月。再展十月。以聖躬之未安也。今則禮儀畢備。宰執觀書者三。有司習儀者一。忽又改日。萬衆震驚。固知擇日之不遠。終亦不知何故。陛下亦思改日之說乎。卜吉旣定。豈應復改。正以進呈之後十七日。必須恭進。又非時節起居之比。三書相踵。仗衛羅列。皆是五更夙辦。萬一又不成出。則事

體利害尤甚。故不免爲此一策。非美事也。欲望聖慈翻然感悟。亟降指揮。若曰屢蒙壽皇聖旨。免到宮。不敢有違。今已奏請。以某日過宮。此令一出。歡聲必聞。是日仍須必出。雨雪卽賜雨具。進書之前。得再爲此。則人心翕然而定。自後不復再展。而五日一朝如舊。則天下晏然無事矣。可謂至易之舉。而足以了至大至重之事。惟陛下斷然不疑。實宗社無疆之慶。

同侍從請過宮第一劄

同趙彥逾·倪思·陳傅良等。

臣等比以車駕久不過宮。乞宣引同班奏事。伏蒙聖慈俾並進于玉階方丈之地。臣等于初七日。至東華門。伺候宣引。間續准傳旨。改用今日。臣等區區之誠。正以過宮一事。欲得面控惻素。臣等竊謂父子之道。天性也。以壽皇至慈。陛下篤孝。顧何待臣等譏諂。冒瀕聖聰。第以近日之事觀之。陛下朔望不出。許以進香。進香不出。許以上壽。上壽又復不出。明降指揮。二十八日必出。萬姓歡呼踴躍。以望翠華。又復中輟。重失人心。莫此爲甚。旋聞展用月旦。今又聞欲用十五日。仰惟陛下臨御萬方。以信爲本。成王剪桐爲戲。周公遂封唐叔。以爲天子無戲言。況過宮美事。孝治所繫。四方所仰。而反汗至于再三。實恐因此朝廷命令。無以行于四方。載惟陛下容納直言。雖小臣忤旨。亦不加罪。然言雖容而不行。事欲濟而復輟。日復一日。寢爲常事。關係非輕。今臣欲望聖慈。確然不易。則社稷幸甚。臣等幸甚。萬一聖心未決。姑示順從。使臣等無辭可措。至臨期不出。則又失信于中外。良可惜也。臣等前居家俟罪。本不敢供職。旣蒙許以宣引。故黽勉就列。以冀一瞻清光。如又未決。臣等何顏尙在班行。非敢數忤雷霆。自取誅斥。誠以三軍萬姓。不知宮

禁中事。不知聖父聖子。慈孝本自無他。怨譴橫生。至不忍聞。恐自此不已。馴致叵測。非敢以引退爲高。以合班爲喧。正欲感悟聖心。以消弭未然之患也。冒犯天威。臣等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貼黃。臣等伏見會慶聖節。合候過宮上壽之後。方可錫宴。今緣未曾過宮。遂行展日。若因循未出。則錫宴難以舉行。況天下郡國。皆已設宴。而中都反未講禮。闕典尤甚。傳之四方。書之史冊。是錫宴不行。將自今始。深爲陛下惜之。伏乞睿照。

第二劄

臣等伏見會慶節在卽。十二日禮合進香。都人顙望翠華。忽又得旨免過宮。無不失望。旣而十三日內教。十六日十七日孟饗。皆聖躬親臨。中外益望陛下必躬上玉卮之壽。伏計聖心素篤仁孝。知此禮至大至重。決意必出。固無待臣等再三之請。政緣進香之前。已有定論。旋復反汗。是以不免過慮。須至溷瀆。臣等竊惟人子事親。朝夕定省。自天子達于庶人。其禮一也。五日一朝。已爲希簡。今陛下自三月恭請之後。至今八閱月矣。皆以壽皇聖旨而免。至于生辰上壽。恭想聖意。必欲陛下下來。此人之至情也。陛下重明聖節。旣受羣臣萬年之觴。竊聞今日嘉王生朝。設宴禁中。壽親之際。父子歡洽。陛下寧不動心。上念兩宮延望之意。且臣等料度聖意。所以久不過宮者。或謂陛下有所疑。有所畏。父慈子孝。本于天性。壽皇旣以神器親授聖子。方頤神冲澹。凡軍國之事。悉不預聞。五年之間。初無纖芥。斷無可畏。第恐猶有左右小人。妄生離間。撰造言語。惑亂聖聽。全在陛下深思洞察。斷然勿疑。臣等竊見今年夏秋之間。太白晝見。至于經

天九月七日金星掩心大星而又黑侵亘天萬目駭觀熒惑見入太微垣逼近內屏房星爲明堂又屬宋分太微內屏均近帝座此皆天變之大者也所在洪水爲災衡岳山摧正逼祠宇劍門峯墜塞斷谷口今月十六日夜當陛下齋宿之時行都地震有聲如雷夫衡岳南方之鎮行都駐蹕之所此皆地變之大者也至于人情下而閭閻衆而三軍近而禁衛以陛下久缺定省之禮口語籍籍謗譴紛紜所不忍聞自廟堂大臣至于百辟數進苦言徒勞容受竟不施行莫不憂懼愁苦不能自存此則人情之所甚不安者也陛下乘輿一駕如反掌之易則天地之變異必銷人心之憂疑立解陛下何憚而不爲若聖意固執又復遲疑則天地之變決非虛設人心動搖必至叵測又非去歲之比矣臣等蒙陛下擢置從列感恩至深目擊事勢可畏如此不忍上負聖知是敢罄竭血誠控告君父伏望聖慈斷然一出不勝宗社之福如臣等所言更不能感悟聖心則臣等皆爲失職實難苟安不免引去以俟罪譴激切之衷傾盡于此伏乞睿照貼黃臣等伏見司馬光爲諫官上皇帝疏又上皇太后疏臣等今不勝拳拳之忠輒具奏劄上進重華宮所有錄本併以繳進伏乞睿照

上壽皇聖帝劄子

臣等仰惟陛下功成不居以舜禪禹上繼光堯垂耀萬世臣等素蒙長育又荷拔擢竭忠主上如事壽皇所願兩宮孝慈永久無間使宗社靈長朝廷尊安無愧典謨之盛而半載以來車駕每欲過宮起居每蒙聖慈降旨暫免蓋昨緣積雨極熱深軫慈眷然而因循日久寢闕禮文觀瞻所係馴致疑惑而皇帝天姿

恭謹兢業過甚。深念蒙付託之重。懷不自安。幾若嚴憚。倘非壽皇聖帝加意開接。每事慰安。切恐漸成疑阻。關係非輕。今茲會慶節。合上壽。伏望睿慈先期。勿復更免過宮。俾皇帝得以躬率羣臣。展前殿玉卮之敬。三宮歡洽。四海欣慶。不勝幸甚。竊惟父子至情。本無纖芥。或恐左右小人。妄有間言。使孝慈之懷。兩不能盡。更望聖明。以宗社生靈爲念。曲賜洞察。愈加慈愛。勉以必來。皇帝素篤仁孝。又蒙皇慈委曲如此。必無遲回。于以釋四海危疑之心。于以光兩朝孝治之美。臣等無任懇祈激切之至。

上兩宮奏疏

臣某等昧死再拜上疏至尊壽皇聖帝陛下。皇帝陛下。臣等竊惟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而況萬乘之貴。兩宮之尊。崇高莫大。慈孝兼全。在于臣子。何敢容喙。伏見嘉祐中。英宗皇帝嗣極之初。慈聖光獻皇后垂簾聽政。天下安危之機。實在于此。司馬光不勝愛君憂國之心。上疏英宗。則專陳子道上。疏慈聖。則專論母慈。又慮母子未能深屬。或有疑阻。遂併以一疏上之。慈聖之慈。英宗之孝。終于無間。顧豈臣下之力。然光之心。出于至誠。未必無助。臣等是敢仰慕先正。竭盡區區。共爲一疏。上于兩宮。伏惟聖慈。俯垂聽納。臣等聞聖人之德。無加于孝。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爲天子父。慈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高宗以天下授之壽皇。壽皇以天下授之皇帝。爲天下得人。而宗社尊安。孝之大者也。前則壽皇盡孝于高宗。今則皇帝盡孝于壽皇。以天下養。孝之尤大者也。內禪之盛。自堯舜以來。未有如今日者。再世揖遜。不待倦勤。輝光今古。震耀夷夏。若壽皇享爲天下得人之福。皇帝盡以天下養之孝。則天

地祖宗垂佑于上。臣民夷狄厭服于下。非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乎。今日之事。父子至親。雖非嘉祐之比。然司馬光之言。有切于事情者。其略曰。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于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著明。而他人不能間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蓋言骨肉至親。尙以恩意相厚。不尙較錙銖之是非也。今日之事。或見于此。雖天性無間。本無可疑。歲月寢久。頗見形迹。臣等欲望皇帝深思孔子之言。壽皇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奸人欲有關說。涉于離間者。顯行誅斥。以明示天下。日遣使介。交馳兩間。重華篤慈愛之仁。南內盡愛恭之實。夙整法駕。視膳問安。及清和之時。講恭請之禮。或邀迎于內庭。或娛侍于禁籞。使都人擁觀。萬國懽舞。破羣情之惶惑。消衆口之讒謗。兩宮慈孝之道。昭明于時。傳誦于後。和氣嘉生。充塞宇宙。變愁歎爲謳吟。化驕陽爲甘澤。豈不盛哉。豈不快哉。臣等欲望兩宮同降指揮。指日順動。壽皇爲宴設之具。皇帝當奉養之儀。驩欣交通于未見之先。慈孝翕合于無疆之久。於萬斯年。燕及中外。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論君道

臣聞孔子曰。爲君難。何爲其難也。以爲四海之大。萬幾之繁。賢否之辨。是非之明。皆君之難事。而未足爲難也。以常人之情。凡可喜而易爲者。人君必戒之絕之。凡可厭而難行者。人君必勉之進之。而後可以爲明君。可以服人心。可以追三代之盛。可以爲萬世之法。此其所以難也。宮室服用。宴飲歡樂。聲色俳優。馳射弋獵。珍禽奇獸。寶玉祕玩。此皆人情之甚喜者。恨無力以致之。而人君頤指如意。有求必獲。然而一縱

意焉。則亂亡之機。實自此始。故必戒之絕之。是非所謂難乎。恭儉樸素。憂勤篤謹。講論經理。攷證古今。廣求民瘼。招致賢能。此皆人情之易厭者。雖一介之士。所不能行。而以萬乘之主行之。然而一留意焉。則治平之基。實兆于此。故必勉之進之。是非所謂難乎。喜人而予之爵賞。稍過則爲濫予。怒人而加以刑罰。稍過則爲淫刑。而其尤難者。其聽言之際乎。巽與之言。人所樂聽。在人君則當察之。不惟察之。又當屏之。忠鯁之論。人所難受。在人君則當容之。不惟容之。又當行之。此皆人之至難。而人主任天下之重。雖富貴崇高。無倫無敵。而欲去人之所喜。行人之所厭。是爲艱哉。仰惟陛下。聖性天縱。其所可喜者。能戒之絕之。其所可厭者。能勉之進之。是將盡爲君之道。以厭服天下之心。然臣區區猶恐有未盡者。不敢泛引古事。多援經史。以爲煩瀆。直以人情之所甚喜。與夫可厭者。爲陛下言之。誠能深知爲君之難。戒其可喜。而有大大可喜者見矣。勉其可厭。而有不容厭者效矣。大抵爲人君者。皆不可以常人之情自恕。而以人所難者自勉。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謹人之所不能謹。戒人之所不能戒。人以爲自苦而我樂之。人以爲甚難而我安之。夫然後可以盡君道矣。臣久污朝列。無補事功。誤蒙聖恩。拔擢至此。朝思夕慮。未有長策奇論。以補報陛下聰明于萬一。直以愚忠所存。懇懇奏陳。伏望睿慈。略其言而採其意。不以爲愚。而力行之。庶其有涓埃之益。以無負責難之義。伏惟陛下裁幸。

攻媿集卷二十四

奏議

論初政

臣仰惟陛下受天明命。膺太上付託之重。以承列聖億萬年之基圖。覆載兩間。無不悅服。竊聞陛下臨朝。淵默發言。精當尊禮大臣。凡事審訂而後行。臺諫論列。給舍駁議。隨卽聽從。而聖德謙抑。增置講官。收召名儒。有終始典學之誠。宗社無疆之休。基于今日。誠千載之幸會也。臣至愚極陋。備員從班。旣得以詞章小技。仰代王言。奏對之初。敢效忠言。以裨聖明之萬一。自古人君卽位之初。多能自彊。以銳意于治。天下往往稱誦。望太平于旦夕。以其富貴崇高。安逸汰侈。不期而至。在位旣久。君子日疎。小人日親。逆耳之言不聞。而諂諛之言日進。偃然自以爲安。而不知君門之外。皆知禍亂之作。獨人主不得而知。嗚呼。秦漢以來。賢明之君。而至于此。或及其身。或貽禍于子孫。爲後世笑者。不知其幾也。唐高宗永徽之初。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民疾苦。尊禮長孫無忌。褚遂良。恭己以聽。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風。而權移房闕。幾覆唐宗。明皇開元之初。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珠玉錦繡。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不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毋得採珠玉。織錦繡。而末年窮天下之欲。不足爲其樂。以致天寶之變。德

宗動遵禮法。能貢獻。罷樂工。縱苑獸。出宮女。淄青將士。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政從寬大。藹然有貞觀之風。而其後奉天之幸。又幸梁州。幾不免其身。而其尤可憾者。初能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後乃疑暗。不知所倚任。晚又益忌宿將。而罷之。命宦官分典禁旅。終唐之世。爲患尤深。此三者。最其可戒者也。陛下聖性高明。惡旨酒。薄嗜好。孜孜以學問爲急。而不以位爲樂。臣豈當私憂至此。正以平日讀史。見賢明之君。不克圖終。未嘗不痛之。使唐之三君。皆能謹守如其初。則末年豈至是哉。今夫官吏以三年爲任者。能爲三年之計。則可保其身。或苟度歲月。鮮不及者。人主修身正家。處事發政。動爲無窮之計。則可以保天下。陛下任天下之重。承社稷之託。兢兢業業。終如今日。而又日親賢臣。益務學問。增修聖德。雖休勿休。天下之事。及其小而謀之。則不至于大。自其邇而防之。則不及于遠。守之以堅。行之以久。而後治效可觀也。成王訪落之詩曰。於乎悠哉。正未有艾。心誠求之。此保治之道也。伏惟陛下裁幸。

雷雨應詔封事

臣准尙書省劄子。十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朕以不德。嗣承大寶。夙夜祇畏。不遑寧處。乃者陰陽謬盭。雷震非時。淫雨爲災。朕心甚懼。推尋厥咎。未知其由。凡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達。可令臺諫侍從。各條疏以聞。無有所隱。臣待罪東臺。職司論駁。雷雨爲沴。自應論奏。仰勤詔旨。尤切兢惶。實以兼直內制。適當書詔填委之時。才短思澀。日不暇給。雖有愚悃。未能控陳。茲敢一一陳述。伏惟陛下採擇。伏自陛下臨御之初。近自都城。遠及四方。人心翕然。陛下又守之以仁。用之以儉。憂勤庶政之餘。親近儒生。講論經理。上則盡

孝于重闈。下則深恤于民隱。此宜有嘉祥爲之應。而變異乃爾。不惟冬雷無此。蓋雖暑雨蒸鬱。亦未有震雷連日夜不止如此者也。臣少誦雲漢之詩。嘗于詔書略發其說而未詳。序詩者曰。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而求之于詩。若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又曰。耗斂下土。寧丁我躬。曰。兢兢業業。曰。憂心如熏。曰。寧俾我遜等語。皆所謂遇災而懼。百姓見憂者也。若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曰。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曰。祁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則若怨天之不佑。而終篇不見側身修行之言。何耶。嗚呼。宣王之意。以爲周家一歲祀事。爲民而祈者。不過如前數事。今我既一一爲之。而旱災如此。無所歸咎。其罪在我矣。故雖無側身修行之言。而誠意出于言外。故百姓得以見憂。而序詩者亦顯然誦言之。湯以六事禱于桑林。曰。政不節歟。使民疾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興歟。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六事皆湯所無者。猶拳拳深自克責。此宣王所以粲然復興。而成湯所以其興勃焉也。太戊桑穀共生于朝。伊陟曰。妖不勝德。武丁雉升鼎耳而鳴。祖己曰。修德。三君修德。而稱三宗。夫所謂德者。非他也。至誠之謂也。故經之言德。多以僞爲封。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知以力假仁爲僞。則知以德行仁者爲誠矣。又曰。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言不可以僞爲也。揚子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謂之僞。亦言其不出于至誠也。至誠之道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故君子必謹其獨也。文王雖離在宮。肅肅在

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蓋于閨門衽席之間。一一以禮法自處。誠意著見。有不可掩者。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欲人不聞。莫若不言。欲人不知。莫若不爲。蓋言之無不聞。爲之無不知者。易傳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夫以陛下畏天之誠心。下詔責躬。又從而求言。方在行內。無殿之可避。方執通喪。無樂之可徹。荒政日修。德澤日布。可謂得應天之實矣。臣區區之愚。尙恐有聲音笑貌之爲。有無人則輟之僞。故敢僭越陳之。陛下詢訪日勤。恐未免于自用。講讀日加。恐未免于嬉游。閨門甚正。而外間已有好色之謗。用度甚節。而外間或議錫予之多。臣之所聞。未必皆實。陛下罪己。惟懼不及。伏望聖明鑒宣。王側身修行之意。求成湯自責以所無之心。凡應天之事。一切行之。以誠持之。以久。一如前日雷霆轟轟于上之時。斥遠讒邪。親近忠直。裁節橫恩。修明紀綱。不以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然後治效日有可觀矣。陛下視今日爲何等時。一人修德于上。則可以弭天變。可以安人心。覆載所及。億兆生靈。將自此而有生全安堵之望。社稷益固。宗廟益尊。陛下爲千萬世聖明之主。若行之不以至誠。姑以聲音笑貌爲之。則忠直者日疎。讒佞者日進。不自覺知。以至禍亂。有不可勝言者。成王訪落之詩。落始也。始卽政而訪問于羣臣也。曰。於乎悠哉。正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泮渙。言天下之事。悠遠未有底止。事若將就。而又渙然難合。此成王之所甚懼。以保盈成之業。今日正是陛下訪落保治之時。臣不敢泛引天下事爲對。傾瀝愚悃。仰答清問。伏惟陛下裁幸。

議祧遷正太祖皇帝東嚮之位

同從官

臣等竊惟宗廟至重。祧遷之禮。尤不可苟。今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祔廟有期。禮官乞遷宣祖而祔壽皇聖帝。此本朝之定制。伏望朝廷照應禮典施行。無可議者。所有太常少卿曾三復請正太祖東嚮之位。就乞上祧僖祖。此事尤重。非議不可。臣等攷之嘉祐中。固已建議。徒以親猶未盡。故虛東嚮之位。以待太祖。而太祖尙居昭穆之間。治平末年。僖祖親盡而祧。至熙寧。大臣王安石不顧公論。不稽禮典。直以私意臆決。案宗廟之大經。當年名臣與夫紹興之初。董弁、王普、朱震等建議。淳熙初元。趙粹中盡集前後論議。奏陳尤切。一時已蒙採錄。皆以偏僻曲說。阻抑至今。仰惟太祖肇造區夏。功邁百王。廟號太祖。蓋以尊無與二。非曰尊諡也。今郊祀既以配天。宗祀以配上帝。而在廟獨不得爲始祖。祫享獨不得正東嚮。可乎。正緣議論未明。故屈受命開基之君。而列在昭穆之序。其何以示後世。揆之禮經。僖祖親盡當祧。不因遷祔之時。此事誰敢輕議。況今日九廟旣備。尤不可忽而不圖。臣等欲望聖斷。明詔大臣。早正鉅典。因大行祔廟之際。定宗廟萬世之禮。慰太祖在天之靈。破熙寧不經之論。開千載之惑。以昭示無窮。天下幸甚。社稷幸甚。貼黃。自古天子止祀七廟。太祖之廟居中。三昭三穆。實爲六世。與太祖之廟而七。本朝崇寧按唐之制。始立九廟。有其舉之。莫可廢也。今太祖爲始祖。則太宗爲昭。眞宗爲穆。自是而下。以至壽皇。四昭四穆。與太祖之廟而九。上參古禮。而不廢崇寧九廟之制。于義爲允。伏乞睿照。

治平四年。從張方平等議。僖祖當祧。合于禮典。其年三月。已自祧遷藏西夾室。至熙寧五年。王安石以

私意使章衡等建議。乃復祔僖祖以爲始祖。又將推以配天。欲罷太祖郊配。韓維、司馬光等力爭。而安石主其說甚堅。孫固慮其罷藝祖配天。建議以僖祖權居東嚮之位。旣曰權居。則當釐正明矣。伏乞睿照。

議立四祖別廟

臣等竊惟宗廟事重。非可輕議。茲准省劄。節文。太祖皇帝旣正東嚮之位。然僖祖、宣祖旣祧之主。宜有所歸。欲用朱震之說。藏于夾室。則攷之周制。僖、順、翼、宣之主。不當藏于太祖之廟。欲用王普之說。祔于天興殿。則景靈宮朝獻之禮。與唐禘祫朝享之儀不同。欲用柳冕之說。築別廟以居之。則又非合食之義。以是三者。令臣等集議。可謂詳盡。臣等請先明其不可行者二。而定其可行者一。以裨廟堂之末議。恭惟本朝去古旣遠。禮制不能盡循于古。參取漢、魏以來。以至于唐。攷定爲一代之制。按唐張齊賢之言曰。古者有天下者。事七世。而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至祫祭。則毀廟。皆以昭穆合食于太祖。商祖玄王。周祖后稷。其世數遠。而遷廟之主。皆出太祖。故合食之序。尊卑不差。漢以高皇帝爲太祖。而太上皇不在合食之列。爲其尊于太祖故也。魏以武帝爲太祖。晉以宣帝爲太祖。武、宣而上。廟室皆不合食于祫。至隋亦然。唐以景皇帝爲太祖。太祖以上。皆不合食于祫。臣等謂齊賢之說。本朝之所當取也。太祖皇帝開基之初。豈不能祔七世。推而上之。至僖祖而止。故用唐制。建四親廟。以祀僖、順、翼、宣四祖。洎太祖祔廟。尊爲宋太祖。蓋契始封于商。稷始封于周。故商周皆尊爲太祖。唐自涼武昭王暠而下。至高祖爲八世。豈

不能推暱爲始祖。而以祖虎始封唐公。父及己皆襲封于唐。唐之建邦啓土。比之契稷。故推爲太祖。而太祖之上。親盡則毀。故如宣簡公在高祖時。爲四室之尊。洪農府君在太祖時。爲六室之尊。然皆親盡爲祧也。太祖之興。上無所因。與漢高祖事同。故太祖尊爲太祖。而僖祖在治平間。以親盡而祧。入于夾室。至熙寧中。王安石始改尊僖祖爲始祖。遂屈太祖不得正東嚮之位。以至今。今日既伸太祖東嚮之禮。僖祖之主。當再入于夾室。既協唐洪農府君之制。又遵治平已行之禮。然在今日。則爲未安。蓋自熙寧以來。推尊既久。難以一日遽還夾室。又攷之周制。后稷之廟。則先公之祧藏焉。蓋公劉不窋以至太王。王季之主。皆祔文王。武王之廟。則先王之祧藏焉。蓋自成王而下皆祔。唐有興聖廟。以祀涼武昭王。故景皇帝既正東嚮。則獻祖懿祖之主皆祔。以不欲以祖先而祔子孫之廟也。今之太廟。順祖、翼祖及宣祖之遷。皆入夾室。則猶曰僖祖在第一室。故三祖之祔爲順。今太祖既入第一室。則僖祖、宣祖、二主之祧。所以當議也。臣等以爲朱震藏夾室之議。既不可用。景靈宮祭聖祖用素饌。則王普祔天興之議。又不可用也。惟唐柳冕之說。築別廟以居之。朝廷謂非合食之義。則臣等有說焉。謹按唐陸淳之言曰。太祖復位。獻懿之主。宜有所歸。一曰藏之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于園寢。四曰祔于興聖。然而藏之夾室。則無饗獻之期。置之別廟。則非禮經之文。遷于園寢。則亂宗廟之儀。唯祔于興聖爲是。至貞元十九年。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付都省集議。戶部尙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請遷祔興聖廟。議遂定。由是太祖始復東嚮之位。臣等以爲僖祖當用唐興聖之制。立爲別廟。以代夾室。順祖、翼祖、宣祖之主皆藏焉。如此。則僖祖自居別廟。

之尊。三祖不祔子孫之廟。自漢魏以來。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今遇祫則卽廟而饗。于禮尤稱。如朝廷以爲允當。更乞行下禮部太常寺攷議制度施行。

議明堂部中集議

謹按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旣殯而祭。又曰。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鄭注云。郊社亦然。正義云。未殯哀戚未遑祭祀。旣殯而後祀也。欲葬之時。從啓殯以後。葬畢反哭以前。靈柩旣見。哀摧更甚。故五祀之祭不行。已葬反哭。殯宮畢而行其祭。又引鄭云。旣殯以後。未啓以前。得行祭禮。檢准本朝典故。緣郊祀明堂間有在諒闇之中。然皆在踰年之後。別無未葬以前行禮故事。若據禮經。則已殯未啓。可以祭祀。某等竊見禮莫重于喪。喪莫重于斬衰。況事父孝則事天明。此禮之本也。若皇帝過宮執喪如禮。則旣殯未啓。可以據經行事。今來喪禮未成。難以議祭。合俟皇帝卽喪次行禮。則有司之事。可以類舉。

再議明堂御史臺集議

某等竊見本朝每三歲一行郊祀。皇祐以來。始講明堂之禮。二者至今遵行。本無可議。大行至尊壽皇聖帝之喪。未及發引。而大祀之期已迫。攷之典故。累朝間有大祀在諒闇之中。而適不在當郊之歲。故無發引以前行事故實。攷之禮經。在王制。則有越絳行事之文。在曾子問。則有旣殯而祭之說。則雖未葬以前。可以行事。某等竊以喪莫重于斬衰。祭莫重于禋祀。因大喪而廢大祀。禮固不可。若斬衰之禮未備而祀。

明堂則事天如事親之義。安在。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記曰。祀明堂而民知孝。又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今皇帝之喪。以日易月。既經小祥。其去大祥禫祭。已無數日。而皇帝尙未有至宮行禮之日。夫所謂緋者。乃葢塗龍輶之索。人子居長不離葢所。故大祀則越此緋而行禮。今皇帝未嘗一至殿葢之所。則何緋之可越。某等今議合候皇帝卽次執喪之後。或依據禮經而用未葬之前。或參酌故事而展大祀之期。徐議其當。則有司之事。可以次第而行矣。

攻媿集卷二十五

奏議

講筵論資治通鑑

臣仰奉聖訓讀資治通鑑。有以見陛下務攷周秦以來興亡治亂之迹。以爲鑒戒。此誠聖學之要也。司馬光爲此書。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命三晉爲諸侯。以爲天子自壞其紀綱。周衰旣久。自此遂不可支。故極論禮與名分最詳。以爲此書首篇。誠足爲後世之深戒。然臣嘗攷之。此書之作。又有深意。自古史法。皆以編年。春秋是也。自司馬遷史記創爲紀傳之體。無復編年之作。荀悅、袁宏書又不顯。光之此書實繼左氏傳。而不敢顯言之。春秋一經。公羊止獲麟。魯哀公之十四年也。左氏經終孔丘卒。哀公之十六年也。而傳終哀公之二十七年。其末篇敍知伯事。其略曰。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注謂在春秋後二十七年。臣攷獲麟而春秋絕筆。絕筆二年而孔子卒。又七十六年。是爲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而三晉爲諸侯。通鑑之始也。其實三晉之分知伯。在周貞定王之十六年。去孔子卒纔二十七年。左氏傳以三晉事終。通鑑以三晉事始。其實繼左氏傳編年之法。此讀通鑑者之所當知也。又通鑑首卷起著雍攝提格。盡玄默困敦。太歲在戊曰著雍。在寅曰攝提格。在壬曰玄默。在子曰困敦。光

豈不能書戊寅壬子而直以此紀年者。爾雅釋天篇歲陽歲陰甚詳。其以甲子乙丑云者。在書法止可以紀日光之書此。非好爲泥古。蓋其歲陽歲陰書法當然也。伏乞睿照。

論通下情

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君臣之分。萬世不易之道也。然天爲高矣。不以高爲貴。而以下濟而光明。乾爲剛矣。亢龍則有悔。而以用九而爲治。在易坤上乾下。卦反爲泰。其彖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乾上坤下。卦反爲否。其彖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此皆聖人之深意也。故古之君子。分甚嚴而道則同。勢甚尊而情則通。舜之求于臣者。則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禹之告舜。則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孔子教人以事君之道曰。勿欺也。而犯之。禮經亦曰。事君有犯而無隱。孔子事君盡禮。春秋專爲尊王而作。而在禮尊君之至。至于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可謂嚴矣。而二帝三王之君。其所以求于臣者。直以爲惟后非賢不乂。后非衆罔與守邦。直以爲君之與臣。相與共治天下。故其見大臣。則在輿爲下。御坐或爲起。蓋尊德樂義。不得不然。上下一體。不事形迹。是以治功可興。而事業可就也。中古以還。君益尊。臣益卑。至于晚唐五代。猶有坐而論道之餘意。太祖收攬權綱。以救天下之弊。可畏可仰。孰敢干犯。然與趙普論事。心通氣合。或夜半而至其家。其相與何如也。累聖相承。共由斯道。尊如天。嚴如神。而隆寬盡下。容受狂直。如出一律。本朝隆平既久。中興以來。三聖授受。綿七十年。以至陛下。仰惟聖德恢洪。無不覆幬。講論經理。日昃不倦。真古帝王之用心。藝

祖神宗之家法也。今日陛下臨朝。儼然若帝之臨。宰臣而下。奔走拜伏。莫敢仰視。號令之發。方尺之紙。風動萬方。嚙敢不應。人主之尊。不患不及。臣愚欲望睿慈。嚴上下之分。而通君臣之情。隆堂陛之勢。而明否泰之道。陛下體天道之下濟。而羣臣得以卑而上行。使芻蕘之說。不壅于下。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則君道愈尊。國勢愈隆。下下以成其政。歡欣交通。而後天下可爲也。臣言若迂。實切于治。惟陛下裁赦。

論君心

知婺州朝辭

臣聞庖丁之技。因悟養生。輪扁之工。可以語道。言有甚小。可以喻大。多此類也。臣無所取材。嘗守溫州。號爲煩劇。若趣了目前。簿書期會。財賦賓客之事。亦可麤辦。臣嘗自念。受朝廷千里之寄。不可止了目前。環境之內。山巔水涯。苟有一夫之失所。皆己之責。于是分任官僚。訪詢耆老。不自任耳目之私。而以衆智爲明。雖不設鉤距。不爲巧術。而下情麤通。二年之間。苟幸無事。矧今立朝七年。蒙陛下拔擢。爵高祿厚。授以便郡。委寄益重。尤當布宣寬大。以惠斯民。當此遠離君父之初。尙効論思獻納之益。願以涓埃之微細。仰裨海嶽之高深。恭惟陛下爲天之子。受付託之重。天之所覆。祖宗之所臨御。陛下以一身應之。日晏坐朝。躬親聽斷。大臣議政。羣下獻說。崇朝之間。應酬已多。退閱奏章。坐判可否。況復聖性恭儉。勤于講學。人主之道。不爲不至。然臣竊恐猶是趣了目前。未必能致幽遠。治道多端。未可以爲止于此也。臣輩所治一州。實恐日力不給。陛下所臨如臣輩所臨之州。不知其幾。四方所至。幅員動以數千萬里。必欲家給人足。無不得所。則所謂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謂其力所不及。則禹思天下之溺。由己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由

己飢之人主用心不得不然。陛下試于清間之燕，披輿地之圖，不知某路今付之某人爲監司帥臣，某州今付之某人爲太守，某軍今付之某人爲將帥，其人之才不才，事之治不治，察其事實而賞罰隨之，猶庶乎其可乎？雖好惡之道，惟應任大臣，先有司，而四海之遠，治之在心，苟不能以吾一心包括宇內，每思有以舉偏而補弊，篤近而舉遠，臣恐四海之民將有不安其生者。陛下如此存心，則下受賜者衆，以其非趣了目前而已也。臣竊聞孝宗皇帝嘗語近臣曰：朕每日于天下游行一遭，此真帝王之言，故延見訪問，無一事之不周。此陛下所宜取法。臣未能知効一官，而推廣事理，敢以爲獻，惟垂聽而赦其愚。

論本朝專尙忠厚

召除翰林學士

臣孤危之蹤，頃歲際遇陛下踐阼之始，獲侍講筵，進讀資治通鑑，至孟子見梁襄王，問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時臣嘗奏曰：孟子在戰國時，人皆謂之迂闊于事，正謂此等。蓋當時七雄分據，專以殺人爲務，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殺人多者國愈強，惟秦爲甚。伊闕之戰，殺人二十四萬，華陽之戰，殺人十五萬，其尤甚者，長平之戰，一日殺四十萬，卒平六國，一天下，烏在其不嗜殺人而能一之也？然則孟子之言，果迂闊乎？是不然。孟子之所謂一者，非若秦之一也。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傳皆數百歲，秦止再傳而四海塗炭，嬴氏無遺種，是不若不一之爲愈也。臣竊惟孟子之言，至皇朝而後驗。唐自天寶之亂，藩鎮盛強，世襲根據，不可動搖，憲宗剛明果斷，武宗成其功烈，兵威稍振，然他鎮不能盡服，僅能羈縻之而已。周世宗不血刃而下二關，奪李氏之淮南，已爲甚盛之

舉至我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四方賓服重熙累洽綿百餘年人但知祖宗之善于用兵不知所以一天下者本于不嗜殺人也靖康之禍其何忍言自王安石開邊結怨王韶伐青唐章子厚開梅山劉彝沈起生事于南蠻童貫蔡攸起釁于北夷有如高遵裕靈武之潰徐禧永樂之陷殺氣妖氛轉入中國使中原百年丘墟天地之大德曰生豈專以殺而定天下哉高宗披荊棘而立朝廷外有方張不制之虜內有江湖甚劇之寇而卒能光啓中興正以聖性不嗜殺人天相人助以躋登茲是知本朝家法專在于不殺而孟子之言明效大驗于此陛下玉音稱善至于再三臣違離闕廷十有三年屏居畎畝不敢忘君惟陛下聖慈仁孝畏天愛民施之于政皆出誠心是以郊祭之禮上帝昭格年穀順成中外小康真得列聖之用心而權臣愚好自用輕信寡謀橫挑強近兵連禍結中外寒心者數月臣竊自惟念天道虧盈益謙好生惡殺我宋立國二百四十餘年專于不殺北虜之強盛殆將百年專于好殺天意其將孰佑之乎是以去歲擁兵南來屢有敗衄且多失其酋豪而糧道不繼爲之退散今歲聲言入寇卒亦不能大入此固國家福祚無疆陛下威德遠被將士用命民心不離以至今日然迹其所本實曰不嗜殺人積累忠厚之報也臣衰老得謝待盡朝夕仰蒙東記更化之初首加收召誠以久苦足疾趨拜甚難控辭不一而上迫于威命趣行郡守津遣翰苑之除下于里門皇恐就道復覲清光誠爲微臣千載之幸顧無以上答乾坤之施敢以昔時經帷之說申言之伏望下採芻蕘之言力行寬大之政光紹前烈益恢遠圖臣雖退伏田里志願畢矣

論風俗紀綱

臣竊惟國家元氣全在風俗。風俗之本實繫紀綱。本朝紀綱素定。風俗醇厚。度越前古。自權臣擅朝。政以賄成。十餘年來。無復公道。紀綱廢弛。風俗凌夷。幾不復可以爲國矣。天開聖明。竄殛元惡。黨與以次誅斥。此如沈疴去體。而元氣未盡復。調護保養。不可緩也。其要莫如正紀綱。厚風俗之二者。向者紀綱既廢。貨賂公行。苞苴之弊。徧及中外。仕者朘削民財。以奉權臣。則美官可翹足而待。兵官剋剝士卒。以奉權臣。則將帥可計日而取。是以民力益竭。軍政大壞。今日盡籍其家。數至鉅萬。俸祿有限。何緣至此。則其取于民力。取于士卒者。不知其幾也。文武之臣。所賴以爲國家之用。而專以趨媚爲能。奔競拜伏。竭資效產。不復知有廉恥之道。至奴事其僕隸。以自進。既得所欲。則傲然于外。小則驕人。甚則害物。士大夫苟可自致。無不效尤。否則爲州爲縣。公取竊取。以自効。舉削或以厚賂而後得。然則欲求賢令宰。以臨民得乎。風俗至此。不可勝誅。陛下寬仁。必不欲一一究見其罪。亦恐搜求已甚。人情不安。欲望聖慈。念民力之困弊。縣官之不給。而丘山之積。實出于鞭笞膏血之餘。縱未能盡捐以予民。烏可不思所以救其倒垂之急。會計凡目。舉以補大農之經費。而稍寬州縣之督責。使陛下惠養之意。曉然示于天下。而所以壽國脈者。無出于此矣。更乞明詔大臣。以及臺諫給舍。去其太甚。以懲其餘。使自今以始。紀綱益振。則風俗庶乎歸厚。實宗社無疆之福。外侮雖爲可慮。然治外者當自內始。故臣拳拳首爲陛下陳之。

論仁德剛德

臣聞乾健坤順。震動艮止。各以其盛者言之。乾之下濟。未嘗不順。坤動也剛。未嘗不健。震亦有止。而艮亦有動。聖人之德亦然。文王之武。武王之王。可知矣。人皆曰。天以剛爲德。人主亦以剛爲德。此萬世不易之論也。在易大有之盛。五爻皆陽。而君位以六居五。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大有。繫辭又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蓋天與人君一也。雖曰以剛爲德。而尤以好生爲仁。臣事陛下于龍飛之初年。投閒一紀。再蒙收用。日夕思念。願有以裨益聖德于萬一。惟國家累聖。專以仁厚不殺爲主。如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仰窺聖性。承忠厚之習。如必欲強爲剛強之事。度亦非陛下所安。臣又求之于古。周過其祿。漢祀四百。本朝累聖相承。平治最久。究其所以。雖曰積累之厚。而周之世世修德。莫若文王。漢之結人心。無如文帝。本朝之盛。仁宗皇帝尤爲隆平。四十二年之事。至今人人能稱頌之。文王徽柔懿恭。視民如傷。疊疊穆穆。順帝之則。文帝恭儉寬仁。專務以德化民。仁宗皇帝聖度如天。萬物並育。自有諡法以來。未有以仁爲諡者。天實命之。夫以周漢暨本朝盛際。自文王及文帝及我宋仁宗。不以剛德爲稱。而皆本仁柔以出治。陛下聖性隆寬。實似之。而又謙恭勤約。身先天下。雖欲強爲剛強之事。亦有所難。誠能遠慕文王。文帝而近法仁宗。使好生上當于天心。皇恩浹洽于上下。則保治之道。何以尙茲。臣又有愚見。敢申言之。文王之赫然斯怒。以安天下之民。文帝以嚴致平。仁宗皇帝干戈鉞鉞之誅。未嘗有所私貸。所謂仁者必有勇。此皆自仁德發之。此尤陛下所當取法也。陛下外鋹叛將。內誅姦臣。雄斷廟謨。天下聳服。臣願陛下不必改聖性之所安。而于用賢去佞。收攬威權。懲艾奸惡。時出聖斷以裁之。則仁足

以壽天下之脈。而威足以折姦諛之心。行之無倦。謹終如始。則宗社之福。誠未艾也。

論內外之治

臣竊惟國家馭外之道。與古不同。藝祖開基。未始一日忘幽燕之民。太宗乘河東兵威。亦欲一舉而終不遂。真宗初以邊民苦于戰爭。戒邊將各自城守。以圖安靜。達賚之來。乘虛而入。直抵河上。澶淵親征。出于不得已。而履此危道。自解講之後。累聖不復有北伐之舉。宣和燕山之役。是時中國軍政大壞。委于姦人腐夫。以取禍敗。此又非所忍言。臣嘗以假吏至燕。親見舊邊所謂白溝河者。真一衣帶水。而安肅等處水櫃榆柳塘泊之遺跡。亦皆人力設險。而非天險也。前代雖漢唐之盛。豈無失德。而患不至此。秦之長城。千古以爲無策。然猶有以限制之。自周德威失榆關之要。石晉獻十六州之地。而後中國不復可爲。此如編氓之家。與盜爲鄰。所恃以禦之。惟垣牆耳。一旦盜入垣牆之內。而畫平地以守。其勢但多與之金帛。冀其勿擾爾。故雖以累朝承平。策止于此。況自建炎以來。限以淮水。蜀猶有險可守。襄漢則平陸相接。天未悔禍。高宗孝宗豈不痛念。勢旣未順。遵養至今。姦臣擅權。狂悖生事。幾危社稷。陛下之所親履。又不免屈己以求和。和之成否。尙未可必。臣雖預末議。非不知振發激烈。以據宿憤。敕榜一出。外議紛然。雖浮言胥動。不究事實。然皆有強人意者。雖不可用。正自不可以爲不然而疾之。古語有云。主憂臣辱。陛下宵旰未忘。顧臣輩無有長策。以盡雪國家之恥。其辱惟甚。臣觀歐陽修言于仁宗曰。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于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己買

和莫大之辱。是時猶以爲莫大之辱。則今日之事。豈特可爲流涕太息而已。陛下以生靈爲念。雖姦臣已誅。而國勢愈弱。不得已而屈己增幣。尙未保其必從。則國家之辱甚矣。君臣上下。惟當以宗社爲念。臥薪嘗膽。以圖之。臣恐和議一成。喜慶相賀。文恬武嬉。便爲無事。則後日之害。其何可勝言。陛下躬行恭儉。更化善治。欲大有爲。而邊事未靖。欲爲未可。宜先定規模。內修自治之計。日夕與二三大臣。講明其要。次第施行。如邊備屯田。安集流移。葺治戎器。節約冗費等事。皆爲要切之務。臣年過七十。本不當仕。敢竭丹衷。以告陛下。退伏田里。死無所恨。惟陛下亟圖之。

攻媿集卷二十六

奏議

論聽納

臣竊惟人主求言。非是止循故事。人臣進說。必欲有益國家。君臣之間。各思致治。上下相應。本同一體。而上之求于下。下之進于上。齟齬不一。今古患之。前賢之論。可謂詳備。更有二事。臣敢詳陳。一是忌諱拘牽。一則指摘效驗。爲害實廣。人或未思。何謂忌諱拘牽。蓋人主崇高。獻諛者衆。以年則稱億萬。以祚則謂無疆。頌德則必擬堯舜。論治則不數漢唐。習聞順指之辭。罕陳兢業之戒。天文示異。則移占于殊域。水旱爲災。則委罪于州縣。姑務一時之美聽。本非平日之後言。一有立論稍高。出言据正。或相苛責。以爲過。豈知言不激烈。不可以動人。言無顧忌。乃足以達意。故禹以丹朱而戒舜。周公以商受而戒成王。君臣一心。不以爲異。秦漢而下。諱忌實多。京房之說。王章之言。旣大悟于君心。又深中于時事。可謂一時之至論。羣臣之未發。止緣權倖側目。姦諛蔽欺。棄其大端。摘其小過。因緣人主之諱惡。顯坐臣子之非宜。致之死地。以鈴衆口。由今觀之。驗以漢事。使房之說獲用。則石顯之徒可誅。而孝元之政不壞矣。使章之言卒行。則王鳳之黨盡去。而西京之祚不墜矣。拘牽忌諱。以至于此。此臣之所謂害之一也。何謂指摘效驗。蓋人臣進

言求益于國。前有據依。後有證驗。庶幾得事理之實。可以回君上之聽。傳之簡冊。以爲格言。如賈誼之論侯國。江統之論徙戎。言雖不用。事則果然。證驗之明。如合符契。可謂善于立說者矣。然而進言之士。指陳事實。必曰如是則治安。如是則危亂。或引商爲鑒。或借秦爲喻。自是進言之體。無非愛君之言。正欲人主垂聽。可以制治于未亂。豈願他日有悔。徒取知言之虛名。然而未形而言。多謂其已甚。既言之後。或未必盡然。便謂好爲過言。不見其效。成讒夫浸潤之間。啓人主厭言之心。人臣既爲君上而言。固當不苟。人主但求有益于我。何問其他。且如水旱之始。皆謂盜賊可憂。賴陛下圖之于初。救之備至。饑饉者既得所養。姦傑者無所發端。至于今日。卒以無事。此非天幸。實出人謀。在今日事雖不然。而其初真有可慮。若謂太過。則誠不可以此知。但當視其鑒戒之言。益增警懼之意。若始疑其過。未指其妄。則言者憚矣。陛下愛養敢言之氣。深察羣下之心。如臣所陳。又何足進。竊惟古人之論。猶未及此。敢因奏對。輒罄愚衷。倘聖明少賜採擇。不爲小補。

論帥臣不可輕出

臣竊惟諸道置帥。官稱安撫。兼兵民之權。有分閫之制。朝廷選擇。甚重不輕。比年以來。遇有盜賊竊發。州縣所不能制者。必使帥臣親行。雖多成功。臣竊慮此。水旱饑饉。既不能免。潢池弄兵。安保其無。若自此以爲故事。帥臣動輒臨戎。恐非國家之長策也。仰惟神宗皇帝垂意邊事。廟謨深遠。迺熙寧九年。知成都府蔡延慶言。乞發陝西兵援茂州。候兵集。自將以往。令轉運司攝府事。詔朝廷已遣將部兵。延慶務在持重。

毋得輕去成都。元豐九年，河東經略司言：西賊入麟州神堂寨，知州訾虎等領兵出戰有功，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遇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擒逐。神宗之慮深矣。蓋帥守之臣，民之司命，一有失宜，衆心易動。當令指授方略，調度軍食，持重鎮撫，以靖一方。雖有挫衄，根本不搖。若使輕出，利害實大。蓋帥臣之行，建牙郊野，堪戰之士，咸在行陳，從行兵卒，必是單弱，而又隨宜遷次，登陟險隘，脫有點桀之盜，伏隱篁竹，乘間捷出，以犯大帥之顏行，則賊勢易張，國威難振。倉猝之頃，可勝言哉！故延慶有請，既拒而不從。訾虎成功，亦因以切戒。此臣平日之所慮，適合信史之所傳。無事而言，似非時務。愚者一得，願效君前，伏惟俯矜微悃，曲留宸念，臣幸甚。

論役法

臣竊惟州縣之事，其切于民者，莫大于役法。其害于民者，亦莫大于役法。役法不明，民受其害，仰惟陛下愛民如子，罷行利害，惟恐不及，而民猶有未安田里者。蓋役法有以害之也。夫民之畏役，如避仇讎，苟可以幸免，則無所不至。甲當爲之，必曰乙富于我，乙當爲之，必曰丙之增產倍我，民之姦僞百出。吏之上下百端，州以爲甲可，甲不已而訴之運司，則以乙爲之，乙又訴于常平司，則復及于丙矣。取其案而觀之，則據法援例，皆不可破。三者交訴，不勝不已。卒之豪強得志，而害及下戶。小人以氣相高，往往未被供役之害，而生涯蕩于吏手矣。臣在州縣，見斯弊，詳求其故，蓋前後臣僚論列，有爲朱腳白腳之法者，有爲鼠尾輪差之法者，朝廷行之，正求以便民，然而申明愈多，法令愈繁，有司不知所守，而舞文之吏，因得並緣爲

姦而民益病矣。臣嘗求之一鄉而得之。其法明而易行。簡而易守。凡物力及百緡者。役一月。及千緡者。役十月。其間多寡有差。大率皆以月計。行之既久。上下相安。甲滿而乙代之。乙去而丙爲之。不容吏預其間。而民亦樂其力役之均。無復訟訴。爲令者誠使他鄉皆然。則邑事去強半矣。惟其官司素無定法。故難以推而行之。臣以爲苟以此施于天下。何爲而不可。如曰風土有異同。版籍有多寡。不可一律。則使凡鄉之富者。或數倍于此。則以此法等而上之。以三百緡五百緡供一月之役。鄉之貧者。或不及于此。則以此法等而下之。以三十緡五十緡供一月之役。以天下視之。疑若輕重之不同。以各鄉視之。乃所以爲均也。各鄉既均。訟訴皆息。是豈不明而易行。簡而易守哉。然吏之與民。迭有利害。役法不明。則民病。民病則訟繁。訟繁則吏可得志。役法一定。則民安。民安則訟清。訟清則吏無所措手。爲治者將安從乎。陛下如以爲可行。苟但付之有司。則必有老姦宿猾。豫爲後日之計。爭執前後成法。以撓之者。惟陛下斷之果。行之必。精擇詳練之人。使推此法行之。一州一州便之。則使監司行之一路。一路便之。則使諸道皆行之。而實惠遍及于天下矣。

論軍器所冗費

臣竊惟國家軍器之備。置監以總其要。置所以鳩其工。器械犀利。誠得戒不虞之上策。臣愚以謂戒不虞者。本以安民也。而無名之斂。或至于擾民。本以衛國也。而無用之工。或至于蠹國。何謂無名之斂。每歲收買軍器物料。朝廷雖許支錢。州縣或無錢可支。不免科擾。又有津遣之費。大率多出于民。民輸常賦。猶不

能給。況重之以此乎。此所謂擾民者也。何謂無用之工。本所萬全指揮及東西作坊見役五千七百餘人。歲支錢二十九萬緡。約米四萬餘斛。用人不爲不多。廩之不爲不厚。而猶以爲未足。更于諸州作院。差撥兵士入所。又一千餘人。歲支錢八萬餘緡。米九千餘斛。而諸州又厚有衣糧以贍給之。此所謂蠹國者也。陛下睿明洞照。灼知擾民之弊。近已將諸路日前歲額泛拋軍器物料。並皆除放。民頗息肩矣。惟蠹國之弊。未有以上聞者。夫以本所日役三千七百餘人。苟能汰去老弱。嚴禁冗占。專擇可用之卒。日督其程。則軍器不患于不辦。今旣以無用之人。雜處其中。而徒取外郡之卒。更直于此。重耗廩給。將焉用之。臣愚欲望聖慈。特賜詳酌。攷軍器之程。計工徒之費。如臣言或有可採。卽乞睿旨。將本所三千餘人。專責其工役。所有諸州兵匠。遣還原來去處。歲省公家之錢幾萬緡。米幾萬斛。蠹國之害旣衰。而小人亦免旅居之歎。有利而無害。惟陛下圖之。

論福建鹽法

臣仰惟陛下勤卹民隱。宵旰求治。民生利害。無小不聞。或罷或行。曾不淹日。茲非勵精之明驗歟。竊惟權鹽之法。天下通行。七閩之法。公私尤便。上州得鹽。下州得米。民不淡食。官收其贏。漕司平其多寡。州縣賴以充用。田里之民。尤爲樂業。而行之旣久。不能無弊。官無本錢。而豪民出其資。故大半之利。歸于私家。縣有積逋。而漕司取其數。故般運之贏。廢于中道。支發案先後之次。綱船有滯留之費。寢失古人立法之旨。議者不知講求弊源。去其太甚者。而圖其餘。使害去而人不知。利興而民有賴。乃一切欲以權筭之法。齊

之行之未幾公私俱病。賴聖明盡復其舊。吏民無不鼓舞。然新法之害既去。而舊法之弊則未之講。亦未爲盡善也。臣愚欲望聖慈行下監司諸州。講求見行鹽法有未盡者。纖悉必聞。舉其偏而補其弊。立爲成法。俾之遵行。以惠閭閻。于無窮不勝幸甚。臣恭聞仁宗皇帝有欲增河北鹽價者。仁宗御批所奏有曰。朕終不忍使河北人食貴鹽。父老聞之。掬香于手。望闕焚之。以謝聖恩。祖宗德澤之在人如此。蓋鹽者人之所共利。立法苟善。所被實廣。惟陛下裁幸。

論主簿差出之弊

臣竊惟縣置主簿。專以勾簿書之稽爲職。凡一縣稅賦之輸納實總之。銷簿對鈔。尤爲緊切。而監司郡守循習故常。以主簿在縣官中最爲事簡。差出不時。甚者至訟檄無虛月。朝歸而暮出。雖有勤幹之吏。困于往來。欲竭力效職。而不可得。簿書期會。比之教化。則爲細事。在州縣之間。則急務也。小民輸官租。得鈔而歸。官司勾銷名簿。則可以優游卒歲。豪強頑猾據簿之未銷者。督之則無所逃罪。其間利害。皆係于簿書。簿書不明。則吏得以肆意爲姦。貧民下戶。至有已納而更輸。豪猾之家。苞苴把持。或至于幸免。然則主簿之職。若閒而實要如此。任職而不勤。責固有所歸矣。奔走道塗。而一旦以不職被譴。彼有辭焉。臣愚欲望容旨諸路監司守臣。遇有差出輪點。諸縣主簿。量立定制。每歲不得過兩次。又計日月之多寡。較道里之遠近。而比折之。當差出者。不得以請求而免。已滿兩次者。不得復差。庶使小官得少安職守。簿書不至猥弊。而民被實惠矣。

乞東宮官進嘉言善行

臣仰惟陛下深維天下之大本。立儲宮以安社稷。置僚佐以任輔導之職。真一代之盛典也。臣猥以庸陋。備員其間。且得執經從容。以待承華。千載榮遇。非所宜得。思欲殫智竭慮。以稱陛下任使之意。補太子聰明之餘。雖太子天資明敏。謙勤好學。而臣不過于誦說之間。可以少效其愚。講罷而退。雖欲陳述古今。以資盛德。無由以進。退而思之。實不遑處。臣竊聞祖宗時。應東宮王府官屬。每五日必使各進嘉言善行一條。臣愚欲望睿旨。申行故事。使臣等每五日必以一事進。如有己見。因而詳論。其是非當否。不問興衰治亂。帝王臣子。凡古人言行。可以勸。可以戒者。採于百家。擇其機要。以奉太子。則上性愈明。輔成儲德。區區之心。得逃尸素之責矣。王府僚屬。亦倣此而行之。必有日新之益。此故事也。

論朱熹補外

臣竊惟欲收天下之人心。必用天下之人望。帝王之興。罔不取此。文王作興而二老歸。孟子所謂二者天下之大老而歸之者也。晉元帝初鎮建康。吳人不附。士庶莫有至者。一日王導及諸名勝騎從而出。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乃相率拜于道左。導因請引二子以結人心。二人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此尤其明驗也。下至劉備之入蜀。薄許靖而不用。法正曰。靖有虛譽。今主公始創大業。人不可戶曉。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夫太公。伯夷。固非後世所及。紀瞻。顧榮一歸。而江左之君臣遂定。許靖知無實用。先主以其虛譽。猶禮而用之。事雖不侔。意則一也。陛下不得已而嗣位。兢

業當百倍于平時。首闢經筵。刻意典學。天下風動。以爲新政之第一。而又出自宸衷。收召朱熹。實之講席。渴于一見。惟恐不及。次對之寵。擢于中途。當今人望儒宗。無出熹之右者。雖不可以望太公、伯夷。其視紀瞻、顧榮。過之遠甚。平生爲有用之學。非若許靖之虛譽也。故天下士夫。視其進退。以爲重輕。及其來前。陛下傾待以禮。禮記一經。又先令講大學之篇。學士翕然向風。謂將大有補于聖德。忽然去之。如振稿然。舉朝失色。言之喪氣。此非細故也。陛下之去留正。已失之倉猝。然曰去宰相而已。又去黃度。亦爲之紛紜。然曰去諫官而已。二事已致物議。然未若朱熹之舉之爲甚也。取天下之人望。以收人心。陛下旣已得之。今又去之。人心謂何。此可想而知。不待臣言而後喻也。不知陛下所以去之者曷故。熹無職事。惟有論議。必是論議之間。有忤聖心。知前日所以處之者。不以代言。不以爲六部之貳。俾以次對侍講。是專求其言也。以言求之。而以言棄之。尤非所以示天下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熹之去就。固已關係甚重。始聞此事。臣自以備位後省。可繳奏以裨聖聰。命猶未頒。而熹已出門。乃知御批徑以付之。皇恐而去。此尤不可。如此則是命令不由中書。不由封駁之地。此其利害。又甚于失人望矣。臣事太上皇帝。論事動至十數。違忤已甚。而事終以不行。蓋重惜喉舌之地。雖有不從。不過不報。故張子仁終不建節。鄭汝諧終于外補。陳源終不得俸。率逢原終不得告。如此等事。尙能扶持。不致傾危者。此太上皇帝之盛德也。今成命未至于後省。而御批已自別行。正使聖斷排逐姦邪。猶不當爾。況施于此乎。此臣所以忠憤感激。懼職業之遂廢。而無以事陛下也。欲望聖慈。翻然感悟。念古人進退人以禮之意。無貽加膝墜淵之譏。在陛下若反掌之易。而氣

臣聞太宗征遼追思魏徵明皇幸蜀乃祭九齡蓋忠臣之言當時或不見用事有其驗雖悔莫追此明主之所宜加察也陛下卽位之初一時舊學多在外服惟彭龜年自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臣同在後省見其無日不蒙召見恩至渥也韓侂冑方有弄權之漸龜年知其必爲後患上疏刀言遂以待制知江陵府而侂冑留爲內祠是時臣爲給事中林大中爲中書舍人同銜繳奏乞留龜年旣不可得再奏龜年義必不留言又不從三人相繼去國侂冑因之愈肆以致禍敗今十餘年矣去歲仲冬之三日甫誅姦臣而大中與臣明日卽蒙收召起于旣老獨龜年蚤沒不及見更化之盛實可憐憫臣嘗從其家得諫草敢繕寫進呈伏望睿覽則知龜年先見之明獻言之力或加贈卹或錄用其後仍以奏檢宣付史館上以廣聖君念舊之心下以激忠臣敢言之氣實爲幸甚

御筆彭龜年係朕潛藩舊學當權臣用事之始首能抗疏折其姦謀褒卹之典理宜優異雖已追贈未稱朕懷可特加贈龍圖閣學士其子彭欽與寺監簿差遣

乞錄用陳傅良之後

臣仰惟陛下自更化以來拔用人物凡曾被選擇而阨于遠外之人存者無不收召如臣等輩皆不遺忘其不幸湫先朝露不及見今日盛際者或加贈諡錄用其後而尤篤于舊學之臣如彭龜年莫叔光鄭鏗是也惟故中書舍人陳傅良以一世名儒爲嘉邸直講最蒙恩遇陛下踐阼之初置之從列爾後困于排抵幾至危殆起知泉州不及赴而卒其家索然次子已夭長子師轍窮匱孤獨曾經一任改奏京秩年過五十栖棲逆旅所向不偶誠爲可憫臣與傅良爲布衣交後又同朝俱掌內外制清義至厚真是畏友其

學問文章。過臣遠甚。實不忍其後之不振。竊見紹熙中。陛下生辰。傅良獻詩。大蒙嘉賞。親御翰墨。寫其詩篇。反以賜之。臣嘗再拜而爲之跋。奎墨旣已刊之樂石。敢以墨本及臣跋語同以上進。伏望聖慈。俯賜睿覽。與念簪履之遺。特降恩旨。錄其嗣子。上以見聖主甘盤遜野之思。下以慰傅良沉泉之痛。不勝臣子之幸。

